



雨巷

著 金 巴

春 雨

巴 金



1 9 4 1

行發版初月一年十三國民

行刊店書流藝海上

售經總社報書陸大海上

目次

未寄的信·····	一
春雨·····	二二
一個人的死·····	四三
奴隸底心·····	六六
將軍·····	八七
狗·····	一〇〇
母親·····	一一一

未寄的信

巴金

Fraulein F.——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距今也已經有四年多了。固然四年不是長久的時間；但是在你的少女底多變的生活中，這四年裏你也許會忘記了不少的事和不少的人。那麼和你只有過些少關係而且是異國青年的我。當然不會存留在你底腦海中了。然而爲了你底緣故，爲了伍底緣故，我覺得應該給你寫這封信。

我將怎樣把我自己介紹給你呢？我述說我底姓名嗎？但是在你的底耳裏聽來算是古怪的異國姓名決不能夠至今還存留在你底記憶中，而且這古怪的姓名也不能夠描畫出一個具體的我來。我只問你：你還記得在你所愛的伍底朋友中的那一個你以爲有着正直的面顏的青年嗎？我想提起他來你也許還可以有點含糊的記憶，因爲他在你和伍的事件中多少也會有過一些關係。如果你是記得的話，那青年便是我了。然而不管你是否還記得我，在我底腦裏你還是活潑的存在着，和四年前一樣。我不會忘記過你，而且怕將來也永遠不會忘掉

你，這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世間往往有些人或是被別人暗地愛着或是在別人底心上留下了永遠磨洗不掉的印象，而他（或她）自己一點也不知道，姑娘，你便是這樣的一個人了。

我想當你接到我底這封信時，你也許會奇怪爲什麼牠是我寄的而不是你底伍寫的。姑娘，現在我不願意再使你納悶了。我馬上就要把這原因告訴你

是在一年以前罷，伍因爲病後體弱聽了醫生底勸告移居到鄉間親戚家裏去靜養。他底信件依舊寄在他曾經在那里教過書的學校，由我每星期去替他取一次，擇了重要的轉寄去。有一次我替他取到了一封國外的來信，我當時並不曾留心信上的奧國郵票和維也納地址，我就匆忙地拆開了，因爲伍底外國友人，大部份我都認識的。一張兩摺的小信箋上現了半面的少女底娟秀的法文字跡。信裏的話想來你該還記得罷。我雖然只讀過一遍，也就記得很清楚了。你看我把全文抄在這裏，並不錯一個字：

「親愛的伍：

這是我底第九次的信了。我寄了那麼多的畫片和信函給你，總不會接到你底片紙隻字的回答，我寄的東西又不見退回。你難道真把我忘記了嗎？

我希望這封信能夠達到你底眼簾，請你務必寫幾個字寄我，以便我可以知道你還

活在這世界上。別了。

你底永遠愛你的女友！」

這幾句短短的話，裏面却包含了很深的意義，牠給了我許多的回憶，美麗的，但也有些是苦痛的。我感動地馬上把你底信加封給伍轉寄去，並附了一個字條說：「丁底信轉上。請你務必寫一封回信寄去。無論是爲了你底緣故，爲了她底緣故，或爲了我底緣故，都請你做這一件於你無損的事。」

你也許會覺得我底字條太來得奇怪罷。然而我深知道伍底心情。如果他接到你以前許多次信都置之不理，那麼這一封信也不會使他改變心思，這一封信底命運也不過是夾在書本裏供蠹魚底食料罷了。況且連你那張美麗的照像也不知道遺失在什麼地方，落在什麼人底手裏去了。伍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我要在字條裏加上「爲了我底緣故」這一句話。

信發出了。我相信伍一定會寫回信給你。你得到了他底回信知道你所愛的人還活在這世界上；對於你這也會是一個很大的安慰罷。這樣想着，我很覺得痛快，我想我做了一件痛快的事了。

我以爲信一發出我底心就可以平靜了。然而事實上因了你底這封信却使我整整有了兩天的回憶。我回憶起你和伍和我同在巴黎的情形，我們當初的會面，你和伍的關係。

有一天罷，法文已經學得不錯而且在大學裏聽了兩年多課的伍忽然告訴我說他要到 Alliance Faure, rise 夜班去補習法文了。我和伍同住一個旅館裏，他底房間和我的隔壁。我底房間你不曾進去過，我們見面都是在伍底房間裏，雖然有時候你來了，伍款留你吃飯，他便把飯拿到我底房裏煤氣架子上來燒，你却始終不知道我底房間是什麼樣子。那時候我和伍是在一道做飯，另外還有一兩個朋友，因為我怕寂寞，所以大家都在我底房間吃飯，在吃飯的時候我們暢談着故鄉的種種事情或個人底希望，我們什麼話都談，往返談了一兩個鐘頭那一天伍說起要去補習法文我們都覺得奇怪。不過他也有正當的理由，所以終於去了。他和你認識的機會就在這一次的談話裏決定了。現在想起來，如果你是我當時會勸他不要去補習法文，不知你會感激我呢，抑或是怨恨我？然而我們誰都不是預言家，都不知道未來的事。就是我當時也不知道他會有和你這段的姻緣呢！

可是事情終於來了。聽過了兩夜的法文課以後伍忽然在吃飯的時候帶着異樣的表情說出你底姓名來了。這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姓名呵！又過了兩天他對於你的批評就來了：「非常誠實，」「異常天真，」「有勇氣，」「又有毅力。」他誇耀地在告訴我們他和你認識的經過。你們同在夜班補習法文，在休息時間裏你走過來和他談話。你把他當作一個日本人，但當說明是中國人時，你對他態度並沒有絲毫的改變。於是藉着那你們倆都懂得的法

國語言底幫助，你們，一個奧國少女和一個中國青年就成了朋友。

凡是伍所知道的關於你的事情，他都告訴了我。我知道你是一個中產人家的女郎；因為不願意受家庭底束縛。便跑到外國來謀生。據說你是從維也納步行到巴黎來的。後來你底生活情形以及別的一切，我都由伍底口裏聽到了。我知道你學會了裝訂書報的手藝，白天在一個訂書作裏作工，每月有四百佛郎的工資，這確實是微少的工資，尤其是對於一個少女。更後來你底面貌我也知道了。橢圓形的豐腴的面龐，一頭棕色的頭髮，一雙活潑的大眼睛，一個玉葱般的鼻子，一張表示出有決心的小嘴，堅實的身體。甚至於你有一雙粗細適中的腿的事，我也知道了，因為你告訴伍說過，你底父親因為你底腿生得好，便要你將來去學跳舞，演戲……總之，我把你知道得這樣清楚，可是那時候我還不曾見過你一面呢！我現在把這些事情毫不隱瞞地告訴你，你該不會十分怪我罷，而且使你有機會知道你是怎樣地顯現在一個未蒙面的人底眼裏，你也許可以得着一點安慰罷。不過現在我並不是未蒙面的人了。

那時候是在四月，四月在這多雨的巴黎城裏算是天氣最好的時期。陽光，新綠，單是這兩樣就夠人懷念了。照例星期五我們幾個朋友要到郊外樹林裏去散步的，伍自然也與我們同去。可是自從他認識了你以後，逢着星期日他便不肯和我們同去散步了，因為他有了

你，他要陪着你玩。爲了這件事他不知道受了我們若干次的嘲笑，他都微笑地忍受了，不動氣，也不分辯。自然他知道我們底嘲笑是好意的，就是使大家玩得更快樂一點使大家有大笑的機會，不然我們這一羣常常是太沉悶了。你和伍很接近，你可以知道他，你看他到時候竟是多麼沉悶的人呵！是的，我們底嘲笑常常是好意的。譬如伍說他這一天要和你到樹林裏散步，我們便不約他出去，我們只得給他提議說在樹林裏很有機會把她擁抱幾下，或者和她接幾次吻。他雖然分辯說還沒有到這程度，可是晚上他回來的時候他就會多少帶點羞怯的微笑地抱怨我說：「總是你們不好。不然我決不會想到擁抱接吻的事上面去。」我知道他已經擁抱過你了，而且吻過你底嘴唇了。我又知道這時候他心裏是很歡喜的，這看他說話時的夢幻的樣子就明白了。所以我帶笑地回答說：「我不好？你正應該感激我呢！」……這些事你是不會知道的，但是如今我不隱諱地告訴你了。我想你是不會怪我們的。固然我們當時料想不到你們中間會有如今這樣的結局：固然這些擁抱和接吻如今會給你增加些苦痛的回憶，然而這些擁抱和接吻究竟是很聖潔的，無可非難的。你有什麼可以惋惜的地方呢？縱然是爲了痛苦。

又有一天我們陷在困難的情形中了，因爲國內的款並沒有按期寄到。我們幾個在一處吃飯的朋友起了恐慌，大家商議的結果是推定請伍出去借錢，因爲他比我們先來巴黎，而

且朋友也比較多。他出去了，晚上十二點鐘還不見回來。我知道夜班是十一點鐘下課，他一定是到別的地方去了。也許白天不曾借到錢，所以晚上再去試試。但這夜深他到什麼人底家裏去了呢？我想不出。可是我底眼皮已經開始垂下來了。我習慣總是在房東熄電燈以前睡覺。

不知什麼時候門底響聲驚醒了我，模糊中我聽見伍底脚步聲，接着起了擦火柴的聲音，於是火光一亮。我知道一定是伍回來了，到這裏來拿鍋去燒洗腳水，因為他是每晚都要洗腳的。便問道：「伍你才回來？什麼時候了？」

「大概有一點多鐘了，」他站在煤氣架子前回答我。

「你可以早些去睡了。回來得這樣遲，到什麼地方去了？是不是錢沒有借到嗎？」

「錢借到了，」他憂鬱地回答。

我很奇怪他為什麼有這憂鬱的聲音。可是不等我開口，他就走到我底床頭，靠着欄杆，使牠發出低微的響聲，他遲疑地，畏怯地說：「金錢借到兩百佛郎，……我用了。」

「你通統用了？真的？」我驚奇地問，因為我知道他素來不喜歡亂用錢的。然而他素來不扯謊，或開玩笑。「那麼明天我們底中飯呢？」

伍不開口了。我有點不高興，他為什麼不顧我們幾個人底飯食，把借到的錢一個人通

統用去了呢？我也不說話。我不高興的時候常常是不說話的。

「現在再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借錢了……這兩百佛郎也還是費了大力纔借到手的……明天叫我怎樣對付他們呢？」伍自怨自艾地說。「我本來不應該用這筆錢的。不過我看見她那樣子，我完全把自己底事忘記了……金你寬恕我嗎？我把錢逼統借給她了。」

「借給她了？」我更覺得驚奇了，但我却開始了解伍了。

「是——逼借給她了。今晚下課以後我和她同到鐵塔下面的公園裏去散步。這一個明媚溫暖的春夜！那裏有蒼翠茂盛的樹木，清香沁鼻的花草！那時已經夜深，遊人很少，園裏很寂靜。天空閃耀着一天的星。我們慢慢兒在曲折的幽徑裏閒步着，一面談着彼此底身世。我們走到橋上，正借着星光眺望那春夜的巴黎。我們底話題忽然轉到她現在的生活狀況。她說她在巴黎是異常寂寞，沒有一個親人，她懷念着故鄉的家庭。她又說到她目前的苦况，明晚因為沒有錢交學費恐怕要輟學了。房錢一個星期內也要交付了，她手邊沒有一文錢，現在又不是發工錢的日期，她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在巴黎她是孤另另一個人，連一個親人也沒有，忽然我看見她底眼淚流出來了。我找不到半句話可以安慰她。我只想和她同聲一哭。後來我想起了身邊的兩百佛郎。我拿了出來預備借給她；我又怕她不肯收。我還扯了一個謊說我底家款寄到了，所以有錢借她，她將來可以還我。她纔收下了。」

那時候我完全沒有想。我們底事。我沒有想到我們明天連買麵包的錢都不夠：。」

我不等他說完就插口說：「不要多說了。錢，我可辦法。我明天一定給你借到兩百佛郎，你現在去睡罷，明天早晨有課嗎？」

「沒有，只是我不該做錯了事，要你來着急。我知道你也不容易借到錢。」

「做錯了事？不，你做得很對的。我若處在你底地位，我也會像你這樣做。」

「金你真是這樣想的嗎？我多麼感激你，」伍驚喜地說。

「不要說感激了。你快去睡罷，」我也覺得高興。然而等到伍去了以後。我却感到爲難了。我到什麼地方去找這兩百佛郎呢？我想來想去總想不出好的辦法。最後把心一橫自語道：「家裏還有些玻璃瓶至少還可以換一餐麵包。其餘的事明天再說罷。」我底思想也該到那明媚溫暖的春夜，樹木茂盛的公園，曲徑裏散步着的情人，寂寞的少女底眼淚，我感動地流了眼淚。我完全忘掉了明天的麵包了。

第二天早晨出乎意料之外地銀行送了通知書來，我底家款到了。於是借錢的問題便自然地解決了。

我如今把這件事情告訴你，並不是要你回想到你底過去的夢覺，不，我底意思全不是這樣，我要你明白就在那時候你已經了給我們何等良好的印象。你看，你是怎樣地使我們

有了含淚的微笑了，這可祝福的微笑呵！她使我們變得純潔多了。姑娘，你看，生活究竟是多麼美麗的啊！

於是那一天來了。伍和我商量請你來吃飯，他很高興地對我說你答應來了。他買了楊梅，買了牛奶，買了雞蛋，買了番茄，又買了米，早早地在家裏預備起來。把番茄放在米裏煮，說是你愛這樣吃的；把楊梅先洗乾淨了浸在牛奶碟裏放了糖進去，說也是你愛這樣吃的。四五點鐘的光景你來了，伍底房裏有了異乎平日的歡笑聲。我和另外一個朋友進了伍底房間。那另外的朋友，就是你說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呵！一推開房門，我差不多吃了一驚，我想怎麼世界上竟然有這樣純潔的面貌呵！那時你和伍並坐在床上。你穿着黑色的綢衫，腰間緊緊束了一根窄的紅皮帶，健康色的手膀露出來。與黑衫映着顯得更加鮮豔，這裝束在法國女子中間很少看見的。這已經夠給人一個新鮮的感覺了。然而還有你底面貌呵，這面貌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了。橢圓形的豐腴的面龐，一頭棕色的頭髮，一雙活潑大眼，一個玉葱般的鼻子，一張表示出來有決心的小嘴，這一切都是我所深知道的，但是我所料想不到的，使我驚奇的，就是在這一切之外，還有那天真的，純潔的表情，不，「天真」和「純潔」這些形容詞還不恰當。我將用什麼字來形容呢？我或者可以把我底當時的感覺說出來：就是見了你，人馬上就忘掉了自己，他底心高揚起來，好像受到了一次

祝福，要把這祝福再施給他人。總之一切瑣碎的思念都沒有了，只想做一件好事，幫助他人，甚至不認識的人。你底美就是這樣的一種美，至少你給我的印象是如此。你該不會以爲我底話有些誇張罷，我是真實地寫出我底實感呢！

你帶笑地從床上站起來，伍給我們介紹了，大家握了手，坐下來，談了些話，我們就這樣認識了。我們，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都很快活，因爲伍得到了一個這樣純潔的你。

日子一天天過去了，你和伍的關係也跟着時日深了起來，你常常到他這裏來，他也到你那裏去。一天他很高興地告訴我們，你把兩百佛郎還給他了。他一定不取，但你堅執着要還，他說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來你和別的女子不同。他又說你約他在暑假時一同步行到法國南方海濱的縣分去玩，他很高興地答應了。爲了籌劃這筆旅行費他使選了一本法文小說來翻譯，預備寄回國內去賣錢。伍底爲人平日是很「實際的」，他不喜歡詩和小說，可是爲了你底緣故，爲了要和你同去旅行底緣故，他竟然用功地翻譯起小說來，這也可以看見他當時愛你之深。後此他除了上課，或者和你出去遊玩以外，他就不出街了。他伏在那小小的圓桌上，一字一字地翻譯一本左拉底沉悶的小說，我看見他這樣子有時候不禁笑出聲來，但我對他這行爲很了解的，而且我願意担任替他去交涉賣稿的事。不過這也不能阻

止我嘲笑他。我嘲笑他，我同時又暗地祝福他，祝福你。日子就這樣過去了。你還常到我們這裏來，我們常常談笑。生活是如此地美滿。

然而陰影來了。不知怎麼樣我注意到伍底翻譯工作變得很遲緩了。而且我還注意到了別的事。有一天在吃飯的時候，我忽然對伍說：『伍你近來又變了。』他吃驚地望着我，但他開始明白我底問話底意思了。他埋着頭吃他底盤裏的馬鈴薯，不回答我底話，我又說：『是，我看出來你近來不大愛了。』

伍慢慢地抬起頭用憂鬱的眼光來看我，他開口了。姑娘，你猜他怎樣回答我呢？他說：『不錯，你說得對。』伍底誠實是值得稱讚的，但反而因了這誠實我感到了很大的痛苦。我又問道：『爲什麼要這樣呢？你們倆不是很好的一對嗎？你還可以再在什麼地方去找尋像這樣的一個女郎？』

伍思索了半晌纔用憂鬱的聲音回答我，他底態度依舊是很誠懇的，他說：『我這個人也許是生就了這個不適宜於戀愛的性情罷。不知爲什麼緣故我底心忽然冷淡起來了，我開始覺得我不愛她了。而且我們倆也很難結合，她究竟是一個外國女子。』我憤憤地說：『外國女子又有什麼關係？只要是男一女，只要是互相在愛着，就可以結合了！』我以爲我底理由是很正當的。

姑娘，你想伍怎樣說呢？他很莊重而且做着手勢地說：『我通統想過了，我和她結合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風俗習慣都不同，回國以後會感到種種不便。而且外國人底生活標準比中國人底高得多！……』

『可是丁底生活是非常儉樸的呢，她不見得就不及中國女子？』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插口說。

『然而她總是個外國人，』伍固執着說。我知道這是託辭。

我們底話都失了效力，因為伍底心已經開始冷了。我不敢想像你那時候的心情，我相信你底敏感的心一定會知道伍已經開始不愛你了，這對於你不知道是怎樣的一個打擊呵！

在這一次談話以後我看見你到伍底房裏來過幾次，我每一次看見你，就想到伍從前告我的你願意跟他回中國去的話，我底心就感到一陣劇痛。是的；誰看見你那純潔的面龐上的含着隱憂強爲歡笑的表情，能夠不感到心痛呢？何況是一生祈禱着世間不會再有一個感到不滿足的人的我！

你不再在我們這裏吃飯了。我問伍爲什麼不留你，是的，我相信他要是留你的話，你一定不會走的。每次我們，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示意叫他留你吃飯，他總是裝作不懂得樣子，也許他真是不懂，因為你已經不復是他所關心的人了。

愛情變換得這麼快，簡直令人不相信。說伍愛上了別人嗎？我們敢担保他那時候很少和別的女子往來。『你只有五分鐘的熱度！』我們憤憤地責備他說，我希望他否認，他分辯，然而他却苦笑着，誠實地回答說：『是。』這誠實，這多麼殘酷的誠實呵！

過了一天你來了，但不久你和伍一同去了，我只看見你底那樣極力忍住的悲傷的樣子，我不知道你和伍談了些什麼話。在吃飯的時候。伍坦然地對我們說：『我們出去的時候在路上走，忽然悲聲對我說：『伍，你不再愛我了。』我回答說：『是的，但我也沒有愛別人的呢！』因為我想我不能夠哄騙她。她聽了我底話，好像受了鞭打似的急急掉開了頭，她埋頭走着，不再說一句話。我們快要分手了，我覺得讓她這樣回去，心上未免過不去，恰巧走過一家賣花店前，我便和她進去，買了一束玫瑰花送她，又選了一朵最好的替她插在外套上，這樣我們才分了手。』

『我想她回到家裏一定會吻着花痛哭的，你太殘酷了！』姑娘，是這樣嗎？因為這是你以為有着聰明的面顏的那個朋友對我說的話呀！

我呢？我沒有說什麼話，我只是想找個機會來痛哭一場。我才知道生活是怎樣地可怕。

又有一晚飯後我們在房裏談話，談着你底事和別人底事，談了一兩個鐘頭。伍回到

自己底房裏去了。但他不久又拿了一張紙條走過來。大聲說：『奇怪，丁來過了！』他把手裏的紙條遞給我。我讀着你寫的字：

『親愛的伍——我知道你不再愛我了，但我還愛你。你不能多少愛我一點嗎？你這幾天不再來看我了。我一個人在家裏寂寞得難受，到公園去或別的地方去也是一個人冷清清的，沒有一個肯聽我的談話，肯安慰我，關心我的人，只有你了。你究竟曾經愛過來呢！所以我來找你。今晚月亮很好，是這樣美麗的夜！我想約你出去玩。我來了，你不在房裏。但鑰匙又在門上鎖孔裏，我知道你沒有出去，即使出去了，也去不遠，馬上就要回來的。我在房裏等着，等了這許久還不見你回來。我想你一定是在你朋友底房間裏，可是我又不知道是幾號房間。你爲什麼早不告訴我呢？你這幾天爲什麼不到夜班來上課呢？病了？還是事忙？我現在去了。希望你明天晚上到我家裏來一次，無論你愛我不愛我，請你定要來一次呀！我永遠是愛你的。你底丁』

姑娘，我把這封信抄錯了嗎？我敢說不會的，因爲我至今還替伍保存着這封信呢。你底這封信不僅感動了我們，甚至把「實際的」伍也感動了。他聽了我們底勸告馬上就到你那裏去，到了夜深才回來。我們心裏很快活。我們想你們底愛情又復生了！這可祝福的新生呵！

於是我們，你和伍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又有了一些歡笑的機會。快活的日子。我們想從此憂鬱不會再來拜訪我們大家了。生活究竟是美麗的。

然而過了一些時候陰影又開始來了。我明顯地看出來伍底愛情又開始在動搖了。於是我們，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極力在設法避免第二次悲劇之出演。

一天晚上我們，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和伍談到你，伍表示了一點厭倦的意思，那個朋友便莊重地對他說：『伍我看你也需要一個女人，你有時也感到性的苦悶。那麼你和I給合不好嗎？你爲什麼還要猶豫呢？你難道還可以在別處找到比她更好，更愛你的女子嗎？』

伍依舊不躲避，他坦白地回答說：『你底話固然不錯。可是我覺得現在又不愛她了。我這個缺乏熱情的人確實是不配女人來愛的，我對於被愛的事也有點厭倦了。況且她是一個外國女子，我底家庭恐怕又通不過，……』

姑娘，你底事失敗了。他有那許多的理由。而且現在又加了一個「家庭通不過。」他是很誠實的，他決不想說一句謊話。我們相信他。但我們也可憐他，同時我們想爲底你不幸一哭。接着我們和伍又談了許久，他又發表了他底長篇的解說，結果是等於沒有結果。

我們只有苦痛地等待着第二次悲劇之出演。這第二次的悲劇顯然要比第一次的更可怕的

罷。然而別一方面的打擊來了。一天早晨伍得了一個電報，是他底兄弟發的，說母親病危叫他馬上由西伯利亞歸國，並把路費電匯了來。

伍素來愛母親，這電報顯然給了他一個大的打擊，同時也是給了你一個更大的打擊罷。他決定馬上回去了。他懷着悲痛的心情整整忙了兩天，他差不多要失了常態，他完全把你忘掉了，他甚至囑咐我來看他時不要把他回國的消息告訴你，他不願你去和他送別。

果然第二天，就是在他臨行的前一天，你來了。我聽見你底脚步声，我聽見你在叩他底門，我開了門一張又馬上把門關了。我怕被他看見，因為我不願對你扯謊。我聽見你在門前遲疑了一會兒，終於走了。於是我開了門，立在欄杆前，望着正下着樓梯的你底背影，我合着眼淚微笑了。我在心裏喚着你底名字，我暗地祝福你。你去了，我又回到我底房門前，我在那裏癡立了一會兒。我完全忘記了自己。

第三天就是伍臨走的那一天了。他早早的走出去了。我吃過中飯後在他底房裏取東西。有人在敲門，我連忙去開了門。看見你立在門前，我不讓你進來，怕你看見房裏的情形，我便帶笑說：「伍出去了。」你失望地問：「他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呢？」爲了你底緣故我不得扯謊了，但我也願意完全扯謊。我說：「他得了家裏的一個急電，恐怕要到深夜才回來。」

「什麼事？不要緊嗎？」你底面容立刻變得憂鬱了。我不敢直視你底純潔的眼光。我慚愧地低着頭說：

「謝謝你，不要緊的，我叫他明天來看你。」

姑娘，你看我是怎樣地哄騙着你呢？你現在願意饒恕我嗎？

你底臉上又有了笑容了。你用極其溫柔的聲音對我說：「謝謝你。請你告訴他我來看過了他。」多麼溫柔的聲音呵。於是我們握了手分別了。這就是我們底最後的一次的會面呵！這次會面以來我忘掉了許多事情，可是你底印象我却永遠忘記不掉。我每一次想到這次的會面，我就禁不住含淚地微笑了。我好像受到了一次的祝福，我就想到要做一件好事來幫助別人了。爲了這個我是應該如何感激你呵！

天晚了，伍回來了，我們幾個朋友又聚在一處了。行李已經收拾好，而動身的時間還早，我們談些閒話。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便問伍道：「你不給工寫封信嗎？你就這樣走了，也不去和她告別！」

「好罷，」伍疲倦地說，摸出自水筆在日記簿上撕下一頁紙匆忙地寫了幾行，遞給我說：「你替我寄去，你知道她地址。」我把信讀了，上面沒有什麼感情的話，他就拿這個來和一個情人告別！我很不滿意，可是在這臨別的一夜我也不願意拿不快意的話來分他

底心。我默默地把信藏在懷裏，我想這封信不知道會怎麼地傷你底心。我差不多連寄發的勇氣也失掉了。

在月台上送了伍上車後回來，在地道車裏我和那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談着伍和你的事。又談到伍給你的那封告別信。我把信給那朋友看，他讀完了嘆了一口氣，默默地拿着信紙出神。忽然他底眼裏發出光來，他底臉上露了笑容。他得意地說：「我有辦法了！」然而又問我道：「你有伍底相片嗎？」

「有一張美術照片。」我惶惑地回答，我不曉得他底辦法是什麼。

「那更好了。等我來造一封假信。我們回去馬上就做罷！」

他果然用法文寫了很委婉的告別信，把伍底國內通信處也告訴了，並且把那張美術照片也簽了名附寄去。他真不愧為聰明，他學伍底筆跡學得真像，他寫信寫得那樣好！你稱讚他底聰明，他底聰明竟然把你也騙着了！

我們把信寄了出去。我想你一定收到了的。可是以後我們就沒有得着了你底消息，也不會遇着你一面。你就不留痕跡地消滅了，因為不久我又因事離開了巴黎。半年以後我回到巴黎，忽然想起了你，到那地址去找你，樓房東說你很早就搬走了，並不會留下一個新地址，不過彷彿會說過要回維也納。這就是我所能得到的關於你的唯一的消息。

伍回國後，竟沒有再到法國來，連信也沒有來一封。我回國後纔遇見伍知道母親病危的消息是假的，是造來騙他回去結婚的。他結了婚後不得意，整日地過着平淡的機械的生活。他時常和我談起巴黎的生活，表示了深切的懷念。他却不曾談起你，即使我提起你底名字，他也故意把話題支開，使我也沒有辦法。我只有暗地嘆息，我只有祝願你另外找得一個比伍更滿意的愛人。然而無論如何我從伍底口裏總得不到你底一點消息。

一直到讀了你最近的那一封信，我纔知道你曾經寄了那許多的畫片和信函給他，而他竟忍心連一封回信也不寫。

這件事過去後又有半年多了，伍病好了回到上海來，我們談了許多話，我忽然想起了你底信，便問他道：「你接到丁底信嗎？」因為伍在回信裏並沒有提過這件事。

「接到了，」伍帶笑地說。

「你寫了回信去罷，」我無意地說。我並不是有心問他，因為我相信他一定早寫了回信去了。

「我沒有寫回信，而且連她底信也不知遺失在什麼地方去了。」伍底面上依然帶着笑容。

「真的？你果然這樣做了？」我憤憤地說，我怪他竟然是這樣無情！「你竟然連這一

點小小的安慰也不肯給她嗎？」

「這有怎麼辦法呢？環境逼迫着我不得不這樣做。我已經不能夠愛她了，那麼還留着她底紀念物又有什麼好處？只不過更容易破壞我和妻中間的和平罷了。所以連她從前給我的她底照像也給別人拿走了。你知道我是不會愛妻的。我現在才知道世界上只有她一個人真正愛我，而且我只真正愛過她一個人：可是現在什麼都完了！這只是一好夢……」

我不能夠再責備他了，我覺得我是開始在了解他了。像他這樣的人也只能夠這樣做。這在他是……可非難的了。姑娘，你深知道他，你爲他設想，你以爲他還有別的什麼辦法嗎？……

然而我是不能夠沉默的。我應該把他底這番心事告訴你，我是他底一個朋友，我也是你底一個朋友，我應該代他寫這封信給你，使你知道他一生也不會寫回信給你了。你縱然每天寫一封信給他，把你底胸懷完全吐露出來給他，他也不會放棄他底沉默的態度了。對於你，他是死了。

可是有一點你可以引以爲自豪的，也許可以安慰你的，就是你終於獲得了他底心。就在沉默中他也時時暗地祝福你，想念你。不過爲了另一個人，也許同時還爲了他自己底和平與幸福，他不得不在表面上把你忘掉了。他是這麼一個人。我並不贊同他底辦法，但我

多少了解他。我希望你也能夠了解他。因為你了解他，你自己也可以寬解一點，同 你也可以勉強把那過去的事忘掉了。

世界是這樣地大，需要着愛的人是這樣地多。你在他底身上已經不能用你底愛了。那麼把你底愛發展出去，不要再專愛那一個人。去愛那廣大的人羣罷。從他們那里你不會得到失望的。是的，能這樣地愛人，決不會有失戀的結果。

姑娘，你相信嗎？這是我第一封信，也許還是我底最後的信了。我祝福你！

你底有着正直的面顏的朋友

春 雨

雨落着。這街道成了一片泥濘。中間的一段簡直成了沼澤。在沼澤的旁邊就是我哥哥的家。

家，油漆剝落了的門，小的院子，低濕陰暗的房間，在那里住着我哥哥，和他的妻子，他們的兩個孩子。

我敲着門環，照例敲兩下，於是門開了。我看哥哥的蒼白的臉。

「你又淋雨了！也不帶一把傘，」他淡淡地責備說，便讓我進去。他看看我的潤濕的頭髮，從那上面正斷續地落下雨點；他又看看我的一雙拖泥帶水的腳。

我拿乾帕子把頭上的水揩了。我在一個角落裏坐下來，疲倦地看着我的一雙腳。

嫂嫂不在房裏。飯桌擺好在屋中間。兩個孩子爭着搬凳子玩。我不用問便知道快是喫飯的時候了。

哥哥憂鬱地望着我。我們平常不多談話。我們常常是對面坐着望着。都沒有笑容，交換着憂鬱的疲倦的眼光。我覺得他的疲倦漸漸有些使人討厭，不，使人害怕了。

孩子跑出了。房裏只有我們兩人，他老是望着我，不肯把頭掉開向着別處，也不再說一句話。我的眼睛也不放鬆他。然而我的憂鬱和疲倦因此也漸漸地增加了。我想對他說：「你不可以把頭掉開嗎？」我話未出口，嫂嫂却招呼喫飯了。

大家坐下來，默默地喫飯，孩子自然要嚷要鬧。於是他們的父親嚴厲地哼一聲，滿桌都靜了。過了一會，哥哥開始苦痛地嘆一口氣。嫂嫂埋下頭，無力地咽着飯粒。孩子畏怯地偷偷看他們的父親。那父親的臉色是愈加蒼白了。

我憤憤地放下飯碗。這種空氣我實在受不下去了。我想：你們爲什麼要這樣地對待

我！我難道不喫這頓飯就活不下去？

「你——不喫了？」哥哥憂鬱地看我一眼，低聲說。過後他又嘆一口氣。我怕看他的臉色，怕聽他的聲音。我點一下頭，便站了起來。

「你爲什麼不找個事情做？」他忽然努力向我說了這樣問話，臉上的表情沒有改變，我看不出他心裏在想什麼。

「你難道要我也弄到你這樣子？」我自己不知怎樣被一股怒氣控制着，竟然吵架般地回答他。

我正在爲我的話抱歉，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却微笑了。在他的蒼白的臉上這笑容也是很憂鬱的。

「何必這樣愛生氣。」他淡淡地說。把他那疲倦的眼睛瞥了我一下，又埋下頭繼續着喫飯，我仔細看他，他咽飯就彷彿在吞藥。

他的妻子一聲不響放下碗出去了，兩個小孩也早在院子要打起架來。我在房裏大步踱着，只有他一個人還在吞藥般地喫飯。

「我受不下去了！」我忍不住終於嚷起來，「我要走！」

「走？」他放下碗擡起眼睛驚訝地看我一眼，但這驚訝馬上便消滅了。他依舊淡淡地

勸我道：「走？走哪里去好呢？到處都是一樣。並不是喫一口飯事容易的。」

他永遠說這一類的話，他的嘴裏再也吐不出別的東西。但是我總覺得他說的話連他自己也不會相信。我對於他的話起了很大的反感，我便嘲罵道：

「彷彿你就是爲了喫飯活着的，只爲了喫飯。」

我的話完全不過火，他的確就爲了一口飯而活着。他每天像舉行儀式那樣嚴重地喫着飯，可是人卻漸漸地瘦弱下去了。似乎飯粒並不會保養他的身體，反而吸吮了他的血液。

他的妻子正忙着收拾碗筷。我用煩躁的眼光看那飯桌，心裏想在他的一生裏又少却一兩飯了。這似乎是一個可笑的思想。可是我心裏並沒有一點暢快。

他又微笑了，在我看來這微笑是越發悲慘的。他依舊裝出淡漠的樣子對我說：「你不要誇口，你將來會和我走一路。幾年前我還不是像你這樣子！」

他從前的確有着熱情和勇氣，不像現在這樣子。從前的他和現在的他，中間隔了很遠的距離，不知道他是怎樣就一步跨過了。我不相信我將來會和他走一路。

我看四周圍。全是陰暗，憂鬱。空氣悶得我說不出話。似乎每件東西都要使我相信我會走他的路。苦惱，失望，全被我逼來。

哥哥臉上的憂鬱的微笑在一瞬間忽然變成譏笑了。

「我不，我決不跟着你走！」我氣惱地說。

「你這裏全是毒氣！我要走！」我罵過後就拔步走了。哥哥的嘆聲在後面跟了來。我急急走着，好像正逃開一個魔窟。

我穿過沼澤回到我的家，一個更陰暗更窄小的公寓的房間。雨依舊落着。我脫掉那件濕透了的袷袍，兩隻腳更變得不像樣了。

一張桌，一個凳，一張木板牀，這是房裏的唯一的陳設。我疲倦地倒在木板牀上，哥哥的疲倦果真傳染給我了。

這房裏也全是陰暗，憂鬱。寂寞壓下來，我無目的地躺在牀上。慢慢地牆壁上現了哥哥的臉。我捺不住發出了絕望的叫聲。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一個瘦長的朋友的影子突然飄了進來。

「一個年青漢子，不找事情做，却躲在房裏哭，真不差！」他進屋就嘲罵道。

我一翻身站起來，朋友的瘦臉上永遠帶着自信和快樂的表情，他好像全身充滿着勁，他和我哥哥完全是兩種人。

「找事情做？有什麼事情可以做？不都是一樣的嗎？這個世界！」我苦惱地反駁他道。

「沒有事情做？誰叫你整天關在房裏在破書堆中討生活？」朋友冷笑說。

我不說話，却望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素來是很明亮的。

「你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你的行爲是一樣，思想又另是一樣！」他又嚴肅地說。他的這種話已經說過很多次了。我知道他的行爲和思想是一樣的。

我不再回答他。我只帶了好奇心看他。他的話我完全明白。我知道的不見得比他少。我看他，我是想找出我和他兩人的差別來。

「走罷，你跟我走！在唐吉訶德和韓姆列德中間你必需選擇一個！你應該做一個唐吉訶德！」他命令地說，就堅決地抓起我的右膀拉着我往外面走。

我默默地跟着他走了。我們兩個本來是互相了解的朋友。

二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了。生活完全改變了面目。我沒有一點驚異，彷彿一切都是我以前料理的。

有時也落雨，有時也有很好的晴天。我的心像一個火爐，火燃着，燃着，熱通過了全身。沒有疲倦沒有憂鬱。而且像唐吉訶德那麼，我沒有疑惑，沒有計較，我昂着頭挺起胸

坦然地往前走。

過去已經被我完全拋在腦後了。我在現在的路上堅定地下着脚步，向着那未來。

那朋友常常在我的身邊，還有許多像他那樣帶着一身勁的年青人在我的身邊。他們關心我，他們鼓舞我，他們給我幫忙。

「你不覺得疲倦嗎？」

「你太累了，應該休息一下。」

「你累嗎？我們來給你幫忙。」

.....

從許多年青的嘴裏向我吐出了這些年青的話。我自己也一天天地變得年青了。

三

一天，又逢着落雨的時候，我從朋友的家裏走出來，到了沼澤旁邊哥哥的家。

我下了決心敲門環。門開了。現出哥哥的臉，比平常更瘦，更蒼白了。

「你來了，」他驚喜地一笑，但依舊沒有改掉憂鬱疲倦的表情。我看他：在額上增加了幾條皺紋，眼睛陷了進去，顴骨顯得高起來了，嘴上長了一圈鬍子。他對着我咳嗽。

「好些時候不看見你了，」他親切地說，聲音很低，彷彿說話也很費力，「你到什麼地方去了？爲什麼不到我這裏來？」

從他的話裏我明白了這些日子裏他的絕望和寂寞。我同情他，我極力保持着從前的樣子跟他走進房裏去。

飯桌孤寂地躲在屋角。嫂嫂躺在牀上蒙着臉不作聲。沒有一點熱氣，好像已經喫過了晚飯。

我們依舊對坐着，望着。但這次有些不同了，他常常在躲避我的眼光。

「你一定有事做了。」還是他先開口。

我點點頭。

「情形還好罷，一定比我的好。」他的聲音有些變了，我注意地看他，我發見他的眼睛裏包了一腔眼淚。

我又含糊地應了一聲。

他在面咳起嗽，這聲音殘酷地暗示出來，他的肺病已經到了什麼程度。

我不說話，我只在打算究竟應不應該馬上就走開。

他忽然把頭掉去看牀上，像對我辯解地說：「你嫂嫂這幾天太苦了，她簡直沒有好好

歇過。」

我跟他掉眼看嫂嫂，她翻一個身，把臉向着牆壁，我只看見她的肩頭的聳動。這女人，她把一切都吞在心裏，從不會吐出過一點什麼。我望着。我這時候忽然覺得她的身材竟是十分地瘦小。我幾乎不相信我的眼睛，又幾乎以爲這是另一個女人了。

「唉，都是我的罪，」哥哥嘆一口氣自責地說。「我太不爭氣，我不能夠好好地養她。」他現出十分抱歉的樣子。淚珠開始落了下來。「我使她受苦。我自己受苦是應該的。我不該連累了她。」

他的臉蒼白得更可怕了。在憂鬱和疲倦以外我看出了悔恨。他說一句話就要喘一口氣。身子無力地微微抖着。看起來就好像他的骨頭快要散倒一般。

「是一個垂死的人。對於他一切希望都斷絕了。」我望着他便起了這念頭，同時心也隱隱地疼痛起來。

「你病過了？怎麼一些時候不見，你就成了這樣子？」我同他問道。

「是的，這些時候我都在病中。加以德兒的死，所以……」他差不多抽泣地說。

「怎麼德兒死了？」我驚訝地問。我這時候纔注意到這許久沒有看見他的兩個孩子。

德兒是大的，今年五歲了。

「上星期的事，腦膜炎，本來可以不死的，但是太遲了。」他感傷地說。聲音裏包藏了無限的哀痛。

「你們這種人永遠是太遲的！」——禁不住要這樣想，——再看他的臉，那上面已經沒有一點活人的表情了。

「良兒給他舅舅領去了，他在那裏可以過些好日子。」他斷續地說着。

「你呢？」我似乎是殘酷地問道。

「我嗎？活一天算一天。喫一口飯並不是一件容易事。」

他到現在還說這種話。我想：你最好還是躺在墳墓裏去罷。可是看見他那可憐的樣子，我又不忍把這話對他說出來。

嫂嫂在牀上低聲哭着。那女人的細微的哭聲，在房裏飄動着，慢慢地堆積着，壓下來。空氣很沉重，悶得我快透不過氣。我只想走離開這個地方。

「你學校幾個月不發薪了？」我爲了打破這難堪的沉寂，便發出這問話。我的態度很粗野，就像在和他生氣。

「兩個多月了，今天去索薪又碰了一個釘子。你想我怎樣能夠支持下去？」他絕望地說。以後不知道……」他不曾把話說完，忽然變了臉色，站起來，絞着手在房裏踱着，帶

着哭聲對我責備自己道：「我對不起你嫂嫂。她跟着我沒有享過一點福。她在家裏本可以過得很好的，却拋棄了一切來跟我，我這個沒用的人……」

他斷續地說下去，他還說了許多這類的話。可是我却不能夠聽下去了。他的事情自然我很知道。七八年前他是一個活潑的青年，在大學裏讀書。那時候他正熱烈地追一個漂亮的姑娘。朋友羨慕他，同學妒忌他，女家又千方百計地阻止他們兩個的相愛。結果他得勝了。那姑娘拋棄了家庭來跟他。兩個人在一起組織了一個小家庭。完全生活在愛情裏，在理想裏。我是這些事情的見證。然而現在？——時間不過七八年！在我面前却換了另外兩個人。他對我說這種話。我能夠聽下去嗎？

我想應該走了。我簡直沒有去注意他的話。我站起來外面走。

「你多坐一會罷，」他在後面哀求地說，聲音裏充滿了對於寂寞的恐怖。

我站住回過頭看他。

「你變了。」他絕望地發出一聲嘆息，癡呆地搖搖頭。

我點點頭。我看見他頹然坐倒在椅子上。

我想跑過去安慰他，表示我們弟兄間的友愛。然而另一個思想拉得我往外面跑。

我終於默默地走了。

四

都是晴天，好久沒下雨了。

我沒有看見我哥哥。有幾次我經過那條街，沼澤已經乾枯了。兩個銅環無力地掛在那油漆脫落了的門上。我沒有進去。

我的心像一個火爐，火燃着，燃着。偶爾一點憂鬱從心底升上來，但給火燒着，便散了，化了。有幾次哥哥的蒼白臉在我的眼前現出來，我便拿了唐吉訶德的長矛衝過去，這一衝就把牠衝散了。我便忘掉了哥哥。

生活變換着，這真正是一個豐富的生活。好幾股電光在那裏面閃耀。犧牲，同情，熱愛，忠誠，力量……我看見了許多事物，許多人。前面永遠掛着一個希望，我天天看見牠，我們許多人看見牠。

在緊張與快樂中變來了。生活裏現了一片陰影。空氣寒冷起來。火爐忽然滅了。不，並不會滅，灰堆裏還埋着火星。漸漸地我和一些朋友又聚集起來，圍着火爐，撥那灰堆，重燃起了火。

這其間我會走過那街道，湊巧那天下雨，我走過沼澤，我想起了哥哥。我站在油漆脫

落了的木門前，像從前那樣地敲了兩下銅環。

一個陌生人來開了門。我哥哥已經搬走了。這裏的人不知道他的下落。

「我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呢？」我也曾有過這思想。但很快地牠就泯滅了。

五

我已經把哥哥完全忘記了。

一個晚上我剛從外面回來，在房裏坐不到一刻鐘，公寓裏的夥計忽然進來說有一個面生的女客來找我。我把房裏的東西略略安排一下，懷着驚訝的心走出房門。

我看見一個女人的背影，身材是那樣瘦小，她站在院子裏。她聽見我的脚步，一回頭，我馬上認出她是嫂嫂。

嫂嫂比從前憔悴多了。她也有着蒼白色的臉，在那上面也現着憂鬱，疲倦。同時還有一種深的絕望。

「謝謝天，我好不容易找着你了！」她一把抓住我，寬慰地說。可是她的臉上却現出更痛苦的表情。

我讓她進房裏去，我和她說兩句話。

「你把我們瞞得好緊呀！這許久都不來看我們一回。你哥哥常常念你。」她責備似的說。

我告訴她，我曾經去看過他們，却不知道他們已經搬家了。我又問她怎麼找着我的地址。

嫂嫂不肯說，只顧催促我走，要我到她家去，說哥哥想見我。我知道哥哥病了。

我跟着嫂嫂到了他們住的地方。想不到就是我從前住過的那公寓。他們住在一個很狹小的房間裏。

哥哥躺在病牀上臉瘦得差不多沒有人形了。我們進去的時候，他正用手帕蒙着嘴咳嗽。

「你來了，」他咳過了纔微笑地招呼我。這聲音，這笑容都是十分悲慘，十分無力的。「你比從前更結實了。我真正想見你，我們費了千方百計纔打聽到你的地址。你爲什麼要瞞着我們呢？」他一面喘氣，一面注意地看我。他的一雙眼睛成了血紅的，眼皮往外翻，上面黏滿了白色的排泄物，眸子已經失了光彩。

站在病牀前面我簡直找不到話來辯解了。我知道和他說一番道理是沒有用的。而且我不能夠明白地對他說：你已經是屬於另一個世界的人了。我應該和活人在一起。

「我知道你這些日子在幹些什麼。我平日總愛打聽你的消息。我很關心你。」他喘息地說，他很喫力地伸出一隻手把我左手握着。他把他那無力的眼光在我臉上盤旋。我的心開始軟下來，我想我了解他這時的心情了。

「你應該當心。你的地位很危險。我知道。」他忽然做了很嚴重的樣子，小心地對我說。

憂鬱，或者更可以說是一種不愉快的感覺，在我的心上升起來。

「你究竟還是你。你的性情到底沒有變。永遠是這麼倔強！」他用了愛撫的聲音，但這聲音比哭泣還令人難堪。

他說得不錯，他的性情也沒有改變，到死他還是這樣子，只差了說一句：「喫一口飯是不容易的事。」

他咳嗽了。嫂嫂忙着照料他。我癡呆似地站着看這兩人的動作。其實我並不癡呆，！在想對於我哥哥還有什麼辦法。

他暫時閉了眼睛。我便低聲和嫂嫂談起話來。我纔知道他這樣失業，他們怎樣搬家。他病倒快有一個月了。這城裏有很好的醫院，又有很好的醫生，他却只能夠找一個很平常的中醫來診病，喫幾劑不關痛癢的藥。

哥哥閉着眼睛躺在牀上，嫂嫂一面流淚，一面對我敘述上面的事情。我把她的話都吞進了肚裏。我的心也爲了友愛，爲了同情而苦痛着。對於這事情我顯得十分無力了。我將怎樣解決目前的這問題呢？我思索着。

這裏並不是寂靜的。隔壁有人拉起胡琴唱京調，另一個房間裏又有人打牌。這些聲音把我從思索中喚醒來。我明白我是在這個世界裏面，於是，在這世界裏要個別地解決這些小問題是不可能的，——這思想便自然地起來了。

走罷！一個思想在鼓動我。同情和友愛又拉住我，要我留着。我的唐吉訶德快要離開我了。我的心裏起了一場激鬪。

「我近來很想死，」嫂嫂忽然冷冷地說。我驚訝地看她，不明白她的真正意思。她的眼角還留着淚珠，面容却變成很冷淡了。也許是深的悲痛和絕望反成了淡漠。

「以前我很怕死。看見人死不知道覺得多麼可怕。現在我覺得這也是很平常的了，」她繼續解釋說。

她的眼光似乎在看遠處，臉上的表情有些異樣，我是第一次看見，我只默默地聽着，她又說：「我沒有一點留戀，我想什麼事情我如今都能夠做。」她好像怕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再加了一句：「不管什麼危險。」

她看我一眼，依舊冷冷地站起來，出去拿了藥罐進來，把藥斟在碗裏。

「藥，藥！」哥哥忽然在牀上這樣叫。

嫂嫂應着：「等牠涼一點再喝罷。」

哥哥不作聲了。他張開嘴，依舊呼吸着。臉色十分難看。兩隻眼睛瞪着屋頂。

「藥！快！藥！」他又叫喚着，一面側臉看他的妻子。他的失了光彩的眸子裏却射出深的渴望。是那種生的渴望，我知道，他正和他妻子相反，他對於他那苦痛的生活到現在還是十分留戀的。

嫂嫂捧了藥碗到牀前，遞給他，他撐起身子接過碗，毫不遲疑，就啣啣啣地喝下去了。喝完了，把碗遞給他妻子，他再抹一下嘴便重新倒下去。

這情形我心裏難受，我覺得再在這裏坐下去，我就會和唐吉訶德分離了。我下一個決心：我預備走。

「你不要走！」他好像知道我的心，便這樣叫喚着。我只得站在牀邊讓他看。

「你走」，就不會再來了，我不知甚麼時候會再見你？」他悲傷地說。

「我會來的，我要常常來像從前那樣。」我只得這樣安慰他。

「你騙我！你走了就不會再來，我知道。他搖着頭說，他抓住我的手，不肯放我走。」

我記起我還有重要的事情，這時候我無論如何應該走了。我誠懇地回答說：他我一明天來，我明天一定來。」我甚至應允他慢慢設法把他送進醫院去，這時候我的確這樣計劃着，並不是存心哄騙他。

這一次他相信我的話了。他放了我的手，感激般地說：「那麼你明天早些來，我等着你……這裏很寂寞……」

我終於決然地走了。

出了公寓，我仰起頭望着天空深深呼吸了一口氣。藍空中密佈着星羣。在天的一角掛着大熊星，像一把杓子明亮地橫在那裏，牠指着我的路，我默默地跟着牠走。

六

第二天一早我就離開這古城。事情來得太突然，我沒有方法去通知哥哥一聲。我並不會忘記我前一晚上的約言，想起這我就彷彿看見哥哥的失了形的病臉，我心裏很難受，我很擔心以後我是否還有機會再看見他。

憂鬱升上來，又給火燒化了。火熊熊地燃着。我又穿起唐吉訶德的盔甲，拿起唐吉訶德的長矛，向着一切韓姆列德的試探衝過去。

七

我回到那古城，已經是半個月以後的事了。

又過了兩天纔有機會到哥哥住的那公寓裏去。那天又是個落雨的日子。

嫂嫂一個人在那裏。她見着我第一句就是：「你來得太遲了。」她氣憤地責備我說：

「你騙了他，你說過你第二天就會來的。他天天望你來。他相信你一定會來。」

我沒法辯解，我也不能夠隱瞞，我把真實情形告訴了她。

嫂嫂的氣漸漸平下去了。她開始告訴我這半個多月來發生的事情。她眼角掛着淚珠，臉上現出冷淡的表情，和半個多月前看見她時一樣。

她靠了她哥哥的幫助葬了她丈夫，她的一個孩子還養在她哥哥家裏，可是她自己却留在公寓裏伴着她丈夫的紀念。她就是這樣一個奇怪的女人。

我想她只有一條路：回到她哥哥那裏去。

八

嫂嫂引我去看我哥哥的墳。

穿過了許多頹敗的荒塚，我們到了一個新築的墳墓前。

一堆隆起的土，上面開始在生長草了。一個短的石牌上面刻着我哥哥的名字。沒有一件東西能夠使我相信在我腳邊就躺着我哥哥。但我又知道這個却是不可磨滅的事實。

在微雨飄舞中我揭下帽子。我埋了頭，看雨打着墳腳的野草，我不覺想起了我哥哥的一生。我的心爲着思念而痛楚了。

我默默地在墳前站了好一會兒。雨濕了我的頭髮，水珠開始沿着額角流下來。在我腳邊土地又變成泥濘了。我摸出手帕擦了額角，戴起帽子。

「走罷！」我低聲說。我看嫂嫂，她埋着頭，在那裏落淚，雨和淚合在一起把她的臉她的頭都弄濕了。

我們出了義地，看不見一輛車，只得冒着雨在泥濘中掙扎。

雨漸漸地小了。

「嫂嫂，你以後怎樣辦？還是回你娘家去罷，」我終於忍耐不住在路上說了這話。我知道這話是有些殘酷，因爲我相信她一生裏再不能有什麼希望了。

她不回答，默默地理頭走着。艱難地在泥淖裏移動脚步。

我不再說什麼了。心裏還是想：她只有一條路——回她娘家去。

「你還記得我從前和你說過的話嗎？」她忽然停住腳掉過頭冷冷地問道，「我說過我什麼事情都可以做，我不害怕，我沒有什麼留戀。」

我驚訝地看她，不明白她的意思。她臉上依舊保留着冷淡的表情，這冷淡彷彿是由深的悲痛來的，就和她說「我近來很想死」時的神情一樣。

於是我彷彿看見她的帶着憂鬱、疲倦、絕望的蒼白色的臉，我又看見她俯在牀上蒙着臉啜泣，我又看見她忙碌着在廚房裏做飯，在收拾桌子，照料小孩，我又看見……

這個女，還能夠做什麼呢？我真正有些明白了。

「那麼讓我跟你們去罷！我知道你們做些什麼事情。」她依舊冷冷地說，聲音裏似乎缺少熱情，但是却很堅決。

我覺得我完全明白了，我又覺得我完全明白了。我惶惑地看她。

「你不相信我也能夠和你們在一起做事情嗎？」她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便說出來，臉上露了一個冷冷的微笑。

我明白了，但有一點我似乎還不明白。我也不再思索了。我便像唐吉訶德那樣對她說：

「我相信你！快走罷，路還是這麼遠！雨快住了。不要多說話，我們只願往前走！」
我一面帶了讚歎的眼光看她。

五 一個人的死

巴金

七月的日子是多雨的巴黎城的好時節。從早晨起溫暖的陽光便把一些古舊的街道照得金燦燦的，顯得很有生氣。上面再蓋着一個蔚藍的天幕。天氣一點也不炎熱，常常有一陣微風吹拂着大路旁梧桐葉的肥大的綠葉，

在聖榮街的一端慢慢地走着一個五十歲左右的瘦弱漢子。他是孤另另一個人，有着一張醜陋的，帶着病容的臉，一條破舊的頭布包着他的污穢的亂髮。他的侏儒般的身子被一身寬大的 髒的衣服裹着，從衣服裏面時時透出來一股刺鼻的臭氣。

這個人在街心吃力地移動着脚步，沒有人照料他。但是每一個過路人走過他面前總要帶笑地招呼他一聲，他也做一個姿勢或者發出乾澀的聲音來還答。他也笑，他的笑容把他的臉顯得更醜了。然而他有一對老虎眼一般的發亮的眼睛，那裏面射出的光却是溫柔的。

每個過路人受到這眼光便都滿意地走過去。大家同樣高興地想：「『人民之友』出來散步了！馬拉的病好了！」

被稱爲「人民之友」的讓·保羅·馬拉好些日子來患着重病，不曾出席國約議會了，但這一天下午也支持着他的病軀走出他那陰暗的住房，到寬敞的街心來。

一看見陽光和擾攘的人羣，他的心馬上快活起來了，彷彿年紀也變輕了似的。他一生就喜歡陽光和新鮮空氣，從沒有過一個人像他這樣愛牠們，因爲他得着牠們的機會最少。在從前他常常被人像野狗般地追趕，不得不在地窖裏面度過他的日子。後來另一個勢力起來了，他可以昂頭地在巴黎的大街上走着，然而工作和熱情却抓住了他，他又把自己關在哥德烈街陰暗房屋的最陰暗的一層裏面經營他的報紙人民之友。他的簡陋的家成了法庭，成了街市，人們擁擠般地出入着，他們都承認他是他們的朋友，他也沒有一次失過他們的信仰。然而在這種情形下，他的病是一天天地加重了。醫生屢次警告他說：「你再這樣下去，我便不能夠救活你。」他相信醫生的話，他自己也是從大學醫科畢業出來的。但他却沒法管束自己。那熱狂永遠控制着他，使他忘了自己，使他只看見人民的信託，只看見那偉大的理想。信託和理想打碎了他的醫學知識，給他剝奪去了陽光和新鮮空氣，而且使他有勇氣和病魔苦苦地爭鬥了三年，一直到最近，雖然他漸漸地顯出了抵抗不住的樣子。

如今在金色的陽光照耀下，給七月裏的微風一吹，馬拉緩慢地閒步着，他的身子彷彿輕快了許多，又像病已經痊癒了一般。他擡起頭默默地望着那晴明的天空，讓溫和的風撫摩他的臉，他確切地感覺到風在他的臉上拂過，像把那上面的塵垢都給他拂去了，同時那清新的空氣籠罩着他的頭，他覺得他的肺展開了。他喜悅地，差不多忘了自己地深深呼吸了幾口氣，他變得十分敏感。他似乎就看見那些空氣都進了他的肺，而且那空氣滲透了他的全身。他暫時停住了脚步，望着天空出神，他有些驚奇。天空居然是這樣地大，這樣地清明·這樣地美麗。

「吊死他！吊死他！」有人這樣地在前面叫起來，這不是一個人的聲音，是許多聲音混雜在一起。在前面街角裏起了一陣騷亂。有好幾個人嚷着從馬拉的身邊跑過。

馬拉迅速地低下頭來，看前面。他看見一堆人擠在那裏。他並不驚奇，街角的騷動在這時候是很平常的。他明白一定有什麼貴族給人捉住了。他想去看看，他對於一切人民的行動都很關心的，這關心有一種吸引力，使他忘記了那美麗的天空。

他平靜地走到那發生騷亂的地方。他依舊是沈默的，甚至是謙遜的，瘦臉上浮起了笑容，這是他的習慣，他每次看見那些單純的國民聚在一起，做一件細小的動作時，他便要發出親切的微笑。

「馬拉！『人民之友！』『人民之友！』……」他並不聲張，但是有幾個人看見了他的蝦蟆嘴和老虎眼，便高興地叫起來，這些人都快活地嚷着，他們和別的國民一樣，愛馬拉和愛他們的最親密的朋友沒有分別。

聽見說馬拉走來，衆人都把注意力移到他的青白色的臉上，都望着他微笑。他們讓開了一條路，使他走到街角那一家咖啡店的門前。在那裏跪着一個衣服穿得還整齊的中年人。

「你們又在幹這傻事情了。」馬拉把親切的眼光向四圍一看，溫和地微笑着，好像一個老年人對他的溺愛的孩子們說話一般。他走近那個穿黑衣的中年人的身邊，埋下頭去看那人。

「馬拉，你看這隻狗！我們弄死他！」一二個十幾歲的壯漢子一面粗聲罵着就飛起一隻右腿，把破皮鞋在那中年人的背上着實地踢一脚，又吐痰一口下去，然後把那隻生毛的右腕在嘴唇上拭一下，哈哈大笑起來。

那個中年人倒在地上，滾了一轉，殺豬也似地哭叫起來。他忽然瞥見了馬拉，便一翻身，跪着走到馬拉面前，抱住馬拉的一隻腿，哀求地分辯着：

「我不是貴族！我不是！……馬拉國民，你救我！……」

這人的話還沒有說完，四周圍便起了好幾種怒罵聲。一個聲音離馬拉的耳朵近，他聽得很清楚：

「我認識他！我認識他！他叫狄孟，他是德拉孟男爵家的管事！」

「我不是呀！他們說謊！不要弄死我！我不是貴族。……」這個被叫做狄孟的人惶恐地分辯說，但他的聲音是那樣地絕望，臉色是那樣地慘白，神情是那樣地惶張，顯然表示出這分辯是虛假的。

「馬拉，不要聽他的話，吊死他！」

「吊死他！打倒貴族！」

許多聲音接連地響起來，人叢中又起了一陣騷動，三四個人圍過來拖狄孟，狄孟半哀求半自衛地掙扎着。

在這喧鬧中馬拉的心是很平靜的。他沈默地站在那裏。仔細地看前面的那個生物。的確在他的銳利的眼裏那只是一個生物，他以爲人決不應該是這樣懦弱，這樣卑下的，而且那人跪在他面前縮做一團，時而呻吟，時而叫號，恰恰像一隻受傷的狗。年紀只有四十多歲，頭髮就蒼白了，臉上滿是皺紋，身材又是那樣瘦小，聲音也嘶啞了。眼睛腫着，淚水拌着塵土塗了大半臉，不整齊的鬍鬚上黏了好些口沫。

馬拉靜靜地看着，他許久都不說話。好像這一個可憐的垂死的生物在他的眼裏還是新奇的東西。這長久的沈默的注視使得周圍許多國民都感到驚奇了。他們奇怪像他這樣曾經要求過五十萬個貴族頭顱的人居然會在這一個下等貴族的面前，索起來。這一點他們是不能夠了解的。但他們愛他，他們並不懷疑他。他們只是驚訝地在旁邊望着。

馬拉突然覺察出來國民們的眼光了。這些時候他並不是在注視面前的那個可憐的生物，他在看另外一些景象。這些景象接連地從記憶裏浮出來，映在那生物的臉上。最近幾年來的經驗接連地像電光一般在他的眼前閃耀過去了。斷頭機——屠殺——血——像火花似地爆發着。九月的屠殺，巴黎的饑餓，外國的圍攻，內部的叛變，這幾幅圖畫在他的頭腦裏特別放大起來，在每一幅圖畫裏面他都看見了自己的面影。他深知道他自己，他永遠是現在這樣地裝束，這樣地思想，這樣地生活。他永遠站在人民的身邊，忠實地，固執地。他了解他們。他愛他們。去年九月裏布羅斯威克公爵和普魯士國王向巴黎進軍時，他曾熱烈地鼓舞人民去抗禦外國君主的進攻，他不妥協地在國內和那些謀叛者與野家爭鬥。他推翻了皇室，他打倒了吉隆特黨。他的工作就從沒有停止過，不管那衰弱的身體和時發的熱病怎樣地常常來妨害他。他的報紙人民之友的確是人民的論壇，在那上面從沒有一句話背叛過他們。靠了這個，他纔成了人民的友人，得到了他們的信仰。但這成績還使

他感到不滿足。他的工作纔不過開了頭。外國的圍攻，內部的叛變依舊威脅着共和國，吉隆特當剛剛一交跌下去，山嶽黨的野心家就在國約議會大施技倆了。賽納河畔依舊充滿着要求麵包的聲音，外省正醞釀着新的叛變。在共和國的頂上依舊覆蓋着大片的黑雲。而他的身體却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了。

他停頓了一下。他的思想依舊在那些事情上面跑。他又瞥一下面前的那個人。他認得那是貴族的一個小走狗，國民們說的話並沒有錯。他。馬拉，全世界知道的一個勇敢的人，他如今站在這裏，帶着新病初愈的樣子，在外國別人把他比爲死神，又把他形容作喝血的猛獸，法國的貴族們和吉隆特黨都當他做吃人肉的瘋子，這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也還記得兩三年前他看見人民的英勇犧牲還不能顛覆王權，在一陣絕望之際，曾經高呼過要殺掉大批的貴族，然而去年九月裏那個被插在槍尖上的郎巴兒王妃的美麗善良的頭顱就使得他對於血發生了憎厭。那個頭跟着槍尖在空中舞動，完全像一個活人的臉，頭髮梳得很整齊，一滴一滴的血從上面滴落下來。這景象許久都沒有離開他的頭腦。他就是馬拉，被稱爲喝血的猛獸的人。但是他如今在這可憐的狄孟的身上又看見郎巴兒王妃的頭顱，並且因了這個而感到躊躇了。

他知道那些國民們在等候他的回答，他便掉頭去看他們。他剛要開口，詢問幾句，但

那個可憐的狄孟又抱着他的腿嚷起來了：

馬拉國民，你救我。我不是貴族。……憐憫我罷。我是一個沒有用的人，共和國是不需要我的性命的。……馬拉國民，我知道你，你救過松布烈你是個仁慈的人。……」

馬拉憐憫似地埋下眼睛看狄孟，那人依舊卑屈地，恐怖地哀求着，兩隻血紅的眼睛睜得圓圓的望着他，他的心漸漸地軟了。狄孟並沒有說假話。他的確救過松布烈。這是幾個月以前的事。松布烈的十七歲的女兒馬得蘭寫信給他，因為她的父親被冤枉地逮捕了，她要求他救她父親的性命。他接到信便去考察了那案情，然後到約定的地址去，在那裏馬得蘭正含着眼淚等候他，她說過願意犧牲她的身子救她父親，但他尊敬地拒絕了，却設法放了她的父親出來。這事情巴黎人民全知道。他自己也覺得並沒有做錯。松布烈的確是無辜的人，法國並不需要這種人的血。然而這狄孟又和松布烈有什麼分別呢？難道法國真的需要狄孟的血麼？他想，血，為什麼老是血？血就沒有終結？這太愚笨了。血會迷了人的眼睛。在九月屠殺裏他就親眼看見好些人一面喝着血一面跳舞。

「馬拉，不要救他！我們來吊死這隻狗！」幾個人同聲嚷着。那個年青的漢子又去拖狄孟。有幾個人把在咖啡店門前圍着小圈子，一面跳舞一面唱起革命歌來。

狄孟依舊在地上掙扎，哀求，叫號。他忽然偏過頭，正迎着馬拉的眼光。馬拉瞥見了

那嘴邊的一團血跡，血還從鼻孔裏流出來。馬拉把他的傾斜的濃眉一皺，又咬一下他的突出的薄嘴唇，一刻功夫他便打定了注意。

「我認侍他，我認得這個貴族！」馬拉張開了蝦蟆嘴，輕侮地吐一口痰在狄孟的臉上，說了這一句話他便對就狄孟的屁股踢一脚，然後又罵道：「滾罷，這一腳會把你醫治好！」

笑聲像春雷一般突然爆發起來，每個人都快活地笑了。

「馬拉會醫治貴族病！」那個年青漢子大聲笑着說。

「馬拉萬歲！『人民之友』萬歲！」許多人齊聲歡呼道。大家叫着，笑着，跳着，過後便圍成一個大圈子把馬拉圍在裏面大家更熱鬧地繼續唱。狄孟便趁着這機會站起來偷偷地逃走了，只有馬拉的鋒利的眼光在後面跟着他。

「明天就是七月十四了，大家快樂地玩罷！」圈子裏有一個粗壯的聲音這樣叫起來。大家響應着。他們唱完了歌，散開來，湊成一對對的男女擁抱着發狂似地跳舞着。

「七月十四，」馬拉低聲念着。他覺得心上一陣輕，彷彿那座巴斯底監獄在他的眼前倒塌一般，給他去了一個重壓。他看着周圍的狂歡的人羣，臉上又浮出一個親切的微笑。

「我們法國人畢竟是個奇異的民族，他們好像不知道有未來似的，」他半責備半讚嘆

地自語說。但過後他又加一句：「吉隆特黨在加恩的活動不知怎樣了？」他馬上就想到未來了，而且正和他的話相反，他是永遠想着未來的。

一想到恩的事情，一想到巴巴霍，畢佐們的活動，馬拉便憂鬱起來，不僅是憂鬱，而且憤怒起來了。他恨不得馬上回去，給國約議會寫信，給他的報紙寫文章，攻擊那些人，要求那些人的頭顱。他覺得一刻也不能耽擱了。不管眼前這些國民們的舉動怎樣使他喜歡，他却大聲說：「國民們再會罷！」

他緩慢地走着離開了聖榮街，他的耳裏裝滿着馬拉「萬歲」的歡呼，但是他並不會回過頭去看那裏。

離開了那些國民，他走着僻靜的街道。他想很快地回到家裏，但是他的脚步却下得更慢了。病和疲倦抓住了他，漸漸地他的全身發癢起來，四肢也跟着軟了。頭腦開始微微疼痛着。

他極力鎮靜着自己，和這病痛戰鬥。他故意地增加速度走着，但是沒有用。他這時候變得更敏感了。他絕望地咒罵道：

「這鬼病又來抓住我了！」

這句話裏面含了無窮的怨恨。對於病，他是不甘屈服的。然而醫生的警告還威脅地在

他的耳邊回響着。這些生理的反常現象便是一個證據，證明醫生所預言的那一天是更加逼近了。他再不能夠有一點疑惑和希望，甚至在這麼晴明的日子裏。

死，他並不害怕。這許多年來他就在死的威脅下討生活。在他的房間裏牆壁上他還寫了大大的一個死字給自己看。但在這時候要他閉着眼睛離開法國人民，這苦痛實在是太大了。這思想燃起了他的心裏的烈火，這火就把他來熬煎着。在一陣半昏迷的狀態中，他的眼睛看得更遠了。

在巴黎的靜僻的街中他看見了前線的景況。那進攻法國的四十萬大軍普魯士、奧大利、西班牙、沙丁尼亞四國君主所統率的，他們把陸地的交通斷絕了。在海面上英國的兵船威武地巡駛着，又封鎖了水路，外省又揭起了反叛的旗幟，在巴黎失勢的吉隆特黨正在各地活動。這些景像一把一把的利刀插在馬拉的心上，雖然他極力忍耐，那痛楚也幾乎使他暈倒了。

他勉強支持着，繼續地動着步。巴黎的景象又接着他的眼前出現了。饑餓，窮困，瘋狂，血，野心家的鬥爭，……他計算從搗毀巴斯底監獄起也整整有四年了，他們已經貢獻了很大的犧牲，法國至今還陷在深淵裏面，這時候有許多人却停住不前進，或者甚至往後退了。譬如吉隆特黨，他今天還聽見吉隆特黨在外省和王黨連絡的消息，他想到這裏，那

心的痛楚越發劇烈了。於是他那牆上的死字又在他的眼前一現。接着他便張開蝦蟆嘴詛咒地說道：

「斷頭機——把他們都送上斷頭機。」過了半晌他說加了一句：「他們都是野心家。」這話說得比較費力，這一次提到的「他們」似乎意義更廣一點。「死是不要緊的。不過我應該死在一個好的機會裏。我應該趁活着的時候早早把共和國的障礙除掉——」最後他安慰自己似地這樣想，他的老虎眼裏發出了更銳利的光芒。

三

馬拉回到了家，這病後第一次長久的散步使他的臉色變得更慘白了。他一進門便倒在椅子上，閉着眼睛半晌說不出話。

他的女伴嘉太林來照料他。這個女人比任何人都關心着他的命運。她愛他，她信仰他。當他被人像野狗般追逐着，躲在地窖裏的時候，那情形感動了她。她接進她的家裏。她看顧他。爲了他她貢獻了她的財產，犧牲了她的安寧。她是一個敏感的女人，她隨時都感覺到有什麼危險在門口等候他。她整日整夜地爲他耽心着。這種焦慮把她煎熬得十分衰老了。但馬拉却不大知道這事情，他的事業抓了整個的他去。他更愛人民，更關心他們的

幸福。他沒有心情來注意一個女人的靈魂的一角。她的焦慮因此更加增大起來。

「你太累了！我原說過你今天不該出去。你也太任性了。」嘉太林安慰他說，聲音雖然是很溫和，但裏面却含着極大的焦慮。

「你也應該聽從醫生的話，共和國不是一天可以建立的。法國需要你的日子還多着呢。不要就這樣不愛惜地摧殘你自己。她說着話，眼裏淌了淚。她起初還輕輕摩撫着他的頭髮，（那頭布已經由她給他取下來了）後來忍不住她便跪倒下去把頭偎着他的胸，把兩手都壓在他的左手上面。

馬拉伸了右手摸他的臉，把溫和的眼光看下去，嘆息似地說：「嘉太林，不要這樣，我的身體是不要緊的。在這時代誰還顧到醫生的話？」

「但是我要關心！對於我，你比十個共和國還寶貴！」她歇斯特里地迸出兩句話，聲音和抽泣差不多。

馬拉知道她流眼淚了。他的心軟了，彷彿有一隻溫柔的手在揉她。他嘆一口氣，慢慢地說：「嘉太林，不要哭，哭是傻事情。你知道我也不願意死，特別在這種時候。我不願意離開這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 嘉太林，你知道我只愛人民，我愛他們，比愛我自己還甚。……我整天夢想着那個共和國，在那裏真正實現着自由、平等、博愛。……

：沒有吉隆特黨，也沒有丹東，沒有羅伯斯比爾。……不要說十個共和國，像這樣的共和國連一個也不容易看見。……明天就是搗毀巴斯底監獄的第四週年。你說我們已經貢獻過多大的犧牲了！然而四十萬的外國軍隊正準備着向巴黎進發。外省的叛逆也預備打進巴黎來。……那麼多的背叛者！人民的饑餓，窮困，沒有人來管。可恨這鬼病抓住我！你還叫我聽醫生的話，我好些時候不會到國約議會去了。他們在那裏儘管討論法令，表示辯才，浪費時間。……嘉太林，你想這時候我怎麼能夠休息？你們最近又不肯多讓人到我家裏來。這房屋就像一個活葬墓。我再像這樣在家裏坐下去，我不病死，也會急死。……嘉太林，我以後一定要出席國約議會。無論如何我不能夠再聽從醫生的話。……」他愈說下去，愈是興奮。那張蝦蟆嘴咧得很厲害，一對老虎眼裏快要冒起火，胸膛猛烈地起伏着，他還繼續把那隻微微抖動的手在她的髮上撫摩。到了最後他禁不住咳嗽起來。咳嗽剛止住，他又興奮地說：「我以後一定到國約議會去！」好像他已經下了決心似的。

嘉太林看慣了這情形，她明白又是那熱情在煎熬他了。她便不再和他談這些事情。她知道這沒有用處，只能夠使他更着急。她壓抑住心情的悲痛，也不再流淚了。她抬起頭拭了拭眼睛，裝出一個笑容，安慰他幾句，甚至答應讓他以後去出席國約議會，然後她站起來溫和地說：

「你歇歇罷。我去給你弄晚飯，你也該餓了。」

「嘉太林，你不要走。他連忙做手勢阻止她。他見她回頭用疑惑的眼光看他，便搖搖頭說下去：「我不餓！我今晚不要吃一點東西。」他看見她要開口，又看見她的臉色，他知道她要勸他，便說：

「我不餓。饑餓的是那些人民，還有那些小孩。今天有個瘦女孩站在麵包店門前淌淚，她告訴我她媽媽兩天沒有東西吃了。每個麵包店門前都圍着一羣小孩。……巴黎是這樣饑餓的！……我一個人不應該有晚飯吃……」他的兩隻眼睛亮得使人害怕，青白的臉染上了一層病態的紅，那隻蝦蟆嘴大張開喘着氣，喉嚨響着，彷彿火焰已經從胸膛裏衝到了喉管邊上。他全身癢，便伸了右手進衣服裏不住地用力搔着。

他這狼狽的情形使嘉太林的心隱隱地痛起來，但她却極力忍住，不給他知道，她依舊溫和地勸慰說：

「不要這麼激動罷。這於你的病究竟不相宜。巴黎的饑餓也不是你一個人的過錯。你爲什麼就不應該有晚飯吃？……你看，你身體今天剛剛好一點，現在又不行了。」

他不等她把話說完，便搶着訴苦般地说：「嘉太林，我心裏燒得難受！我不能夠忍耐下去，好像這個胸膛都給火燒焦了，全個身子都起了泡。我只願意這身子爲了人民的緣

故化爲灰燼。……嘉太林，你贊助我。他的聲音也彷彿被燒焦了。那隻右手狠命地在衣服裏面亂抓。

嘉太林看見這個，就好像自己的心給人用鞭子抽着。一陣痛，一陣愛惜，使她又忍不住讓眼淚淌出來。不願給他看見她的淚。這時她心想起她應該給他預備澡盆了。這是他的習慣，爲了醫治他的皮膚病，他每天晚上都把身子浸在澡盆裏。她便說，

「你不吃東西也好，還是在澡盆裏躺躺罷。我去給你預備水。你多在熱水裏浸一浸，也是好的。」

「好」馬拉短短地答應一聲便讓她走出房門。他擡起頭望着她的背影，忽然悲憤地叫吼般地發出一聲長嘆。他並不知道她在外面一邊做事情一邊流淚。

澡盆預備好了，嘉太林進來喚他，又扶他到隔壁小房間去。她照料他淌進了澡盆。

「今晚多閉着眼躺躺罷。不要寫什麼東西了。」她關心地說。

「不行。我要給國約議會寫信。人民的食糧問題比法令更重要……」他堅決地回答道，看那神情他的決心似乎是無可動搖的。「還有處置叛逆者的事情。……」

嘉太林不再說什麼，只得照往常那樣拿過那塊粗糙的木板架在澡盆上面，又去搬了書桌上的文件來，一些信件和文章，筆和墨水都堆在澡盆旁邊放着的那個橡木檯上面。她這

時不敢擡頭，心裏十分痛苦。

「你也應該歇歇了。我想你該吃晚飯了。」馬拉感謝地看她一眼，對她微微一笑。眼看見她那紅腫的眼睛，臉上現了一陣苦痛的拘攣，他伸出右臂在她的膀子上輕輕拍兩下。「你待我太好了，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你！你去歇歇罷。讓我安靜一會兒。」他的老虎眼裏面慢慢地滴下兩點淚。他的身子在熱水裏發燒，彷彿身上每個毛孔裏都灌進了熱水，他覺得一陣軟一陣痛快，就像麻木了似的。他於是閉上了眼睛。

嘉太林早被眼痛壓倒了，她說不出一句話：只是含糊地應着。她極力忍着淚。她看見他閉上眼睛，便去拿了那張上面佈滿了墨水迹印的破布單讓他蓋在胸上，然後輕輕走出這房間。

馬拉睜開眼睛，天還不會黑，房裏很靜，而且永遠是那樣地陰暗。他的身子在水裏泡了一些時候，那癢痛都止了，人爽快了許多。他寬鬆地噓一口氣。他推翻了胸前的被單，讓牠落在地上。他的眼光自然地落到了澡盆旁邊的木盆上面，那些信件和文稿靜靜地堆在那裏。

沒有聲音，房裏靜寂如一座墳墓。「巴黎爲什麼這麼靜？」他驚訝地想。那四十萬軍隊不知已經到什麼地方了？皇黨和吉隆特黨的陰謀不知進行到怎樣了？國約議會這時候不

「知道在幹些什麼蠢事情？」

這樣一想他便着急起來，他的耳邊彷彿起了人馬的聲音。皇黨的旗幟在他的眼前飄蕩。接着便有許多瘦臉的小孩的影子幌來幌去。他們都伸出手來做了乞討麵包的樣子。於是里昂饑餓者的血又誇張地出現了。這不是遠的事情，就在一個多月以前那地方的饑餓人民起了騷動；吉隆特黨援助皇黨恢復了秩序，屠殺了八百多人。

在馬拉的銳敏的頭腦裏思想跑得很快，在這很短的時間，他的思想差不多遊歷了全國，而且經歷了四年來的艱苦的歲月。

進行！進行！無數人的腳踏着他的頭腦。進行！進行！那四十萬外國兵馬在他的腦裏進行着。喊着「國王萬歲」的皇黨隊伍在他的腦裏進行着。吉隆特黨議員率領的叛黨隊伍在他的腦裏進行着。他們一致地喊叫着「打倒喝血的瘋子馬拉。」

「我難道真正是個喝血的瘋子麼？你們誣陷我！」他怒憤地罵着，他緊捏一個拳頭預備向空中打去。

進行！進行！無數人的脚步踏着他的頭腦。進行進行！那一羣瘦臉的孩子在他的腦裏進行着。那饑餓人民的隊伍在他的腦裏進行着。他們一致呼喚着：「馬拉。幫 我們！你是我們的忠實的朋友！」

我「一定幫助你們！我願意——」他被這幻象感動着，便忘了自己地說了上面的話，他的老虎眼也柔軟下來，讓淚水給潤濕了。他的臉上慢慢地浮出了親切的微笑。

遲疑一會他忽然下一個決心，揀了張信紙，拿起筆，他開始給國約議會寫信，責備他們的軟弱。要他們迅速地接濟人民的食糧。

他興奮地動着筆，把全副精神都放在紙上。他寫了一頁信紙，剛要開始寫第二張，忽然聽見外面起了吵鬧。他停着筆去傾聽。一個年青女人的音樂般的聲音送進了他的耳裏。

「我一定要見他，了共和國的利益……我從加恩給他帶來好消息……他答應見我。

……

他記起了：他接到過她的兩封信，她特別從加恩跑到巴黎來見他，給他帶來重要的消息。他的心突然開展了，彷彿有一線光在他的眼前一亮。他想他爲什麼不該見她呢？她一定是個誠實的女國民，而且他正要知道加恩的消息。

「嘉太林，嘉太林！」他不能忍耐地叫起來，那女人很快地進房裏來了。

「讓她進來！就在這裏！」他不等她開口，便命令似地說。他一面拉起布單蓋着他的胸膛。

嘉太林含糊地答應一聲，便去走了那個年青女子進來，然後默默地走出去，走到房門

口，還回頭用焦慮的眼光看那女子，於是掩上了門。

房裏只剩了馬拉和那女子兩人。他開始用溫和的眼光看她。她有着一個聰明美麗的面貌，又是一個鄉村女子的打扮。白色的衣衫，諾曼底式的軟帽，額際束着一根寬邊的綠絲帶。這一切，尤其是那健康色的臉，和一對平靜的眼光給了他良好的印象。她的確像一個新從加恩來的孩子。

「孩子，你快來！」馬拉微微一笑，向着她伸出了那隻滿是斑痕的右膀。「你的名字？」

「馬麗，夏洛蒂，哥代，」她低聲回答道。她安靜地走到澡盆旁邊，兩隻手垂下來，眼光剛落在馬拉的上半身，但馬上又畏怯地移開了。

「好，孩子，你坐下，把椅子搬過來。我讀過了你那兩封信。」馬拉鼓勵地說，把右膀壓在木板上。

哥代並不去搬椅子，依舊埋着頭站在那裏。她的臉色在變換，她怕給馬拉看見。馬拉的嘴一閉，她便接口慢慢地說：

「馬拉國民，我是從加恩來的，我知道那些叛逆的消息。我願意告訴你……」
她的態度雖然不慌張，但聲音却有點兒顫動，不過馬拉不會注意到這上面來。他的眼

光正停在面前那張信紙上，他先前剛寫到「爲了共和國的利益……」便打住了。這時他有意地捏起筆，一面溫和地說：

「好，你詳細地說罷。我要感謝你。你說那些叛徒在加恩幹些什麼事情？究竟有幾個議員在那裏活動？你舉出他們的姓名來。」

「巴巴霍，……畢佐。……」

好，讓我寫下來。」他兩隻眼睛發亮，急忙抓了一張信紙，低着頭，一面跟着她唸，一面寫。

「柏林翁……路威……」

他很快地動着筆，他把注意力寫集中在這紙上。他寫一個字就像里昂人民的血跟着這字流到紙上來。火焰在他的胸膛裏燃燒着，他寫完那名字，心裏非常激動，他堅決地說：

「好罷，一個星期裏面我會把他們都送上斷頭機去！」

他把筆放在一邊，頭低下去，手裏拿了這名單唸，他唸一個名字，彷彿就去掉共和國的一個障礙。他最後把紙放下，依舊埋着頭，寬慰地感激地說：

「孩子，謝謝你。你救了加恩的人民。……」

他不曾把話說完，一把鋒利的小刀便刺進了他的胸膛。那女子做得這麼快，使他來不

及做一件防衛的舉動。一陣痛，一陣麻木。……倒下來，頭垂在澡盆外面，一隻手壓着木板，一隻手垂在澡盆旁邊。兩只眼睛大大地睜開，直視着哥代的臉，彷彿在問：「爲什麼對我這樣做？」他不曾發出一聲叫喊，默默地讓血從胸膛裏冒出來。

房裏是一陣沈寂。哥代站在澡盆前，驚恐地看她的犧牲者。她把眼光慢慢兒從胸膛移到臉上。這臉平靜地躺在澡盆邊沿上。嘴微微張開，發出一點低微的喘息。衰老憔悴的臉上全沒有苦痛和憤怒的表情，彷彿只有一個感激的微笑留在那裏。這是一個可憐的貧苦老人的臉，和別人所描寫給她聽的馬拉的臉完全不同。她沒有一點快樂，她幾乎不相信這會是喝血瘋子馬拉的臉。從這臉上她的眼光又移到旁邊木板上一張佈滿字的信紙上。在那裏馬拉十分關心描寫着巴黎的饑餓，……提出救濟的辦法。雖然只有這一頁未完的信，但字裏行間也顯露出一個仁愛的人的心血來。

她完全沒有逃走的念頭，她癡呆般地站在這裏用疑惑的眼光看那張平靜的臉。房間漸漸地被埋進了陰暗裏。從窗戶斜射進來的最後的光線不住地往他的臉上，很像一個柔軟的絲綢蓋着他的臉。一對老虎眼却如明星一般在網下面燦爛地發光。這對眼睛帶着一種超人間的力量把她的眼光呼引住了。她忘記了她剛饒所做過的事情。她不轉睛地望着他的。她驚恐漸漸地消失了。另一種新的感覺起來代替了她。忽然她的身子微微戰抖起來。她覺得

她從沒有看見過比這更溫和，更仁愛，更美麗的臉。

房裏仍是靜寂。陰暗包圍過來。她的身子差不多依舊葬在陰暗裏，但她依舊直立着，像生根在地上一樣。這時候她忘記了自己是在什麼地方，也忘記在加恩聽來的種種關於馬拉的話。她只看見那星一般的眼睛在閃耀。那一張似假似真幻在她的臉前盪漾着，如像一輪明月反映在萬傾煙波的海上。突然一種異樣的感覺佔有了她。感覺她從來不曾有過，如今却也這麼有力。她的心胸敞開了，她恍然明白了一切。一個新的人格在她的腦裏浮現出來。她不能自主地跪下去，捧了那還是溫暖的臉狂吻着。

她覺得他的手在動，在推她，過後有一個微弱的聲音在她的耳邊說：「孩子，你快走！免得給人家捉住！……我是不要緊的……但是那共和國……那些饑餓人民……我不願意死。……」

他的手又落了下去，他的眼睛閉了，眼淚珠留在眼角上面，是星光滅了。

「馬拉！馬拉！」一陣悲痛抓住了哥代，她絕望地捧着死人頭哭叫着。

於是門開了，嘉太林慌張地拿了燈進來。

「兇手！兇手！」一個歇斯特里的女人的恐怖的叫聲從房裏送到了靜寂的街上。

奴隸底心

「我底祖先原是奴隸呢！」彭有一天驕傲地對我說。

我有許多朋友，他們都對我說到過他們底祖先。他們都同樣得意地說：「我底祖先領有着不少的奴隸呢！」在這些朋友之中大部分如今還領有着更多的奴隸，也有一小部分却已經把奴隸底數目減少，或者竟然完全喪失了，所以現在常常惋惜地追憶着那過去的黃金時代，這是從他們底舉動和談話上可以着得出來的。

我自己呢，根據我底記憶所告訴我的：我底曾祖有四個奴隸，我底祖父有八個奴隸，到了我底父親就有了十六個奴隸了。我是領有着這十六個奴隸的。我很得意，因為我是一個奴隸所有主。而且我還有一個志願。就是把奴隸底數目從十六個增加到三十二個。

然而我底生活裏出現了彭，他如今居然毫不慚愧地甚至驕傲地對我說他底祖先原是奴隸。我想他一定是瘋狂了。

彭底來歷，我不知道，但他是我底朋友。我結識他和結識別的朋友一樣，全是由於偶然的機會。他是偶然闖入我底生活裏來的。

事情是這樣：一天下午我從大學裏走出來，腦裏在思索一件事情，不注意地在馬路上下着脚步。一輛汽車在後面追來，車夫接連地按着喇叭，但我似乎並未聽見。汽車快要逼近我的身子了，忽然一隻鐵腕抓住我的手臂往旁邊一拖。我幾乎跌倒在地上，忽而汽車安穩地過去了。我定了神站住脚跟，一轉頭便看見一個瘦長的青年板了面孔在我底身後立着。我謝了他。他不回答我，也不笑，只冷冷地看了我兩三眼，好鋒利的眼光！最後他自語似地說：「以後要當心一點，」便昂然走開了。但從此我便認識了他。

在學校裏我們不同系，我是學文學的，而他學社會科學。我們沒有在同一個課堂裏聽過課，但我們常常見面，每一次我們只說兩三句話，或者甚至不說話，只交換了一瞥冷冷的眼光。然而我們終於成了朋友了。

我們兩個很少作過長談，也不會說過一句像「天氣好」這一類的客套話。我們說的都是些一針見血的話。

我們兩個可以說是熟識的朋友，但我並不愛他。我和他做朋友，大半是了感激與好奇的緣故。我也許敬他。但決不喜歡他。他在面貌上，在言語上，在舉動上都缺少溫情，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顯出來，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

他底身世我也不知道，他從來沒有和我談過。不過從他在學校裏的情形看來，可以知

道他並不是有錢人家的子弟。他平時是很節儉的，普通大學生底習氣，他一點也沒有染到。他沒有西裝，他不看電影，也不進跳舞場。他一天除了在講堂上聽講外，不是在寢室裏讀書，就是一個人人在操場裏或校外散步。他不笑，他只顧沉默地思索着。

是的，我常常想，他底頭腦裏一定裝得有什麼東西，我和他同學已近三年，我就看見他整整思索了三年。然而他底頭腦裏還依舊裝着什麼東西。

有一次我禁不住問他了：「彭，你整天思索，你究竟在思索着什麼？」

他沒有一點感動，冷冷地答道：「你不懂得！」便掉頭走了。

他回答得不錯，我的確不懂得。一個人在他這樣輕的年紀爲什麼要變得這樣陰沉，這麼孤僻，爲什麼要拒絕一切快樂的享受而把自己囚在狹小的思想裏。這原因我的確不懂得。但惟其因爲不懂得，覺得奇怪，所以我愈加想了解他。從此我便愈加注意他底行動，我留心他讀的書，我留心他結交的朋友。

說到朋友，他除了我外，似乎就沒有有一個朋友，自然他也認識一些人，但是誰都不願意和他往來，而且他自己也不高興和別人做朋友，他永遠板起面孔，無論對着誰都是這樣，便是女同學要和他說話，他也不肯做一個笑臉。我和他雖然很熟，可是他對我也很冷淡，我想，我不喜歡他，大概是因爲這個緣故，

我曾留心他讀的書，他讀的書太複雜了，有許多簡直是很偏僻的，著者底名字我從來不會見過。而且有些是終年終月放在圖書館的書櫥裏，從來就沒有人過問的。他讀着各種各類的書：譬如昨天讀一本小說，今天便讀一本哲學書，明天讀的又是一本歷史書。老實說，要從他讀的書上來了解他，也是件困難的事，因為那些書底內容，我就完全不知道，除非自己拿來從頭至尾地讀一遍以後。

有一次在兩個多星期不和我談話以後，他忽然來到我底房裏，時候是在晚間。這一學期我已經遷出校外住了。我在學校附近租了一間很舒適的屋子，是在樓上，從窗戶裏可以望見學校和學校前的馬路，還有那一所新開的小考爾夫球場。

彭走進房裏不客氣地在那一張雪白的沙發上坐下，拂了拂他底破袷袍上面的灰塵，半響不說話。我那時坐在書桌前讀一本書，我抬頭看了他兩眼，便又把頭埋下去了。眼光依舊定在桌上攤開的書本上，但腦裏却在想着那張在他底破袷袍下面的新沙發。

「李，你知道中國現在有多少奴隸？」他忽然用他底永遠是沉重的聲音問我。

「大概有兩百萬罷，」我淡淡地回答，這數目是否正確，我也不知道，不過前幾天會聽見一個朋友說過。我對於這些問題素來就不關心。

「兩百萬麼？實際恐怕不止這數目哩，」彭底聲音覺得苦惱了。「而且要是把奴隸

這意義擴大些說，全中國人至少有一半以上是做奴隸的」。

「無論如何，我自己總不是奴隸，」我慶幸地這樣想着。但我也抬頭去看彭，我不明白彭爲什麼要苦惱。

「你也領有着奴隸嗎？」他突然不客氣地發問。

我想他也許在藐視我沒有奴隸罷，那麼他就錯了，我確實領有着十六個奴隸呢，在我底家裏。我底臉上顯了得意的笑容，我昂然地回答道：「像我這樣的人當然領有着奴隸，在我底家裏正有十六個奴隸勞動着呢！」

聽了我底這話，他冷笑一聲。我發見他底向我這邊射來的眼光裏含着更大的輕蔑。他底眼睛裏沒有尊敬，沒有羨慕。對於一個領有十六個奴隸的人，居然加以蔑視。我倒覺得有點奇怪了。我幾乎不相我底眼睛。我不明白這是什麼緣故。我在思索。忽然我有了一個思想，我以爲大概是妬忌在作怪罷，因爲據他底經濟情形看來，他當然不會有奴隸。於是我同情地或者憐憫地問他道：「你家裏大概也有些奴隸罷。」

出乎我意料之外，他把眼光又一次向我射來，這一次他底眼光裏充滿了驕傲。他昂然說：「我底祖先原是奴隸呢！」他敘說這個，好像在敘說一段功績，他沒有一點羞慚。這使我更加驚疑了。

「不見得罷，你何必這樣謙虛呢！我們既然是熟朋友，」我說。但我心裏却有點不高興他底驕傲，我想他也許是在和我開玩笑，

「謙虛？我爲什麼要謙虛呢？」他驚奇地說。看他這樣子，好像我說了什麼奇怪的話。

「但是你明白地說你底祖先是奴隸，」我解釋說。

「我底祖先本來就是奴隸。」

「然而你在大學裏讀書……」我說，我還不肯十分相信他的話。我忽然覺得很不舒服，我想我是在和一個奴隸底後人做朋友，他居然坦白地坐在我底新沙發上面。

「你說奴隸底後人就不應該在大學裏讀書嗎？」他傲慢地問，「我看你底祖先也不見得就不是奴隸罷。」

我好像頭上受了鞭打，捧着頭跳起來。我想我是受着大的侮辱了。我向着他走去。我站在他底面前，我氣憤地看着他說：「你想我底祖先也和你底一樣嗎？不，決不告訴你。我底父親有十六個奴隸，我底祖父有八個奴隸，我底曾祖有四個奴隸，再數上去，我底祖先還有更多的奴隸呢！」其實再數上去究竟有沒有奴隸還是個問題，我底高祖也許是一個沒有奴隸的小商人，也許就是奴隸的後裔，都是可能的，但我却時常夢想他一定是個大官

，有華麗的府第，有不少的姬妾，還有數百個奴隸。

雖然不是常常，但我確實會有幾次對人說過：「我底祖先做過大官呢！」可是如今他却敢於在我面前說我是奴隸底後人，這侮辱太大了。我一生只遇過一次這樣的侮辱。我不能夠忍受。我要對他報復。我用憎怒的眼光看他。我們底眼光遇着了。在他底冷酷的眼光之下，我覺得我底激情漸漸地消退了。我回復了平靜的狀態。我想我應該對他客氣一點。因為他會有恩於我。於是我懊悔地回到自己底座位上來。

「是的，這我相信你。因為像你這樣的人一定是從有奴隸的家裏生出來的。同樣像我這樣的人也一定不能夠生在有奴隸的家裏。而且我正以此自豪。」他底態度很堅定。顯然他底話裏含得有若干譏刺。

我想他一定是妬嫉到瘋狂了，便忍不住笑起來。

他底臉上現了憤怒的表情。用手在眼前拂了拂，好像要把我從他底眼睛裏拂去似的。

「你笑，笑什麼呢？是的，我以做奴隸底後人自豪。因為他們底心是和我底接近的。……你知道些什麼呢？在你底華麗的房屋內，溫暖的被窩中，我蜜的好夢裏，你究竟知道什麼呢？……我恨不得使你們這般人底眼睛睜大些呵！……是的，我是一個奴隸底後人，這我用不着諱言的。我可以毫不慚愧地宣稱我是一個奴隸底後人。我底父母是奴隸，我底祖父

是奴隸，你底曾祖是奴隸，這樣數上去也許在我家裏，根本就找不出一個不是奴隸的人來。——他停了停，樣子很苦惱。

我想他一定是瘋了，最好還是想法騙他出去，免得他在這裏會有什麼意外的舉動，但他馬上就接着說下去了：

「是的，你領有十六個奴隸。你滿足，你快樂，你驕傲。可是你知道你底奴隸是怎樣生活的嗎？你知道一件。是，只說一件奴隸底故事嗎？……是，你不會知道。」

「好，讓我告訴你一些奴隸底故事罷。……我底祖父，他是一個很忠心的奴隸，我再沒有看見比他更忠心的人。他在主人家裏辛辛苦苦地作了五十年的苦工。他是奴隸底兒子，所以在很小的時候就做奴隸了。當我有記憶的時候，我看見他底頭髮已經灰白了，那時我們住在公館裏的一間破屋內，父親，母親，祖父和我。但母親不常到這裏睡，她要在上房裏服侍太太小姐們。我常常看見祖父被大小的主人責罵，他總是紅着臉低着頭接連地應着是字。過後他做得更努力了。在冬天，大風搖撼着破屋底屋頂，冷氣從縫隙裏透進來，我們冷得不能夠睡眠，床太硬了，被太薄了。一個像我這樣的小孩子，一個像祖父這樣的老人，還有一個我底正在壯年的父親。我們去找了些枯枝敗葉和乾草，在土地上燒起一堆火，大家便蹲踞着烤火，這時候祖父底話匣子便打開了。他絮絮地說着你底種種的事蹟，

他又開始他底說教，要我將來做一個正直誠實的好人，要我像他那樣忠心地服侍主人，他說有好心是有好報的，父親是不愛說話的人。在祖父底一番說教之後，我們看見火勢漸漸衰了，而時候也不早了，於是三個人緊緊地抱着在床上度過了這寒冷的夜晚。

「祖父所說的『好報』終於來了。一個夏天的早晨他忽然失蹤了，後來人見他吊死在花園裏的槐樹上。我沒有看見他死後的面貌，因為母親不要我去看，而且人們很快就

把這屍體處理好了。祖父躺在木板上，一張蓆子蓋了他底上半身，我只看見他底那一雙肥大而污穢的脚。據說他吊在樹上時的樣子很可怕。兩隻眼睛突出來，舌頭長長地伸出到外面。有時候我很慶幸不會看見他底這樣子，有時候我又因此而悔恨了。總之從此在我底生涯裏我底祖父就消滅了，我就永遠不能夠再見他一面了。

「祖父爲什麼要吊死呢？據說原因是很簡單的。原來在他臨死的前一天，主人發見失掉了一件貴重的東西，說一定是祖父偷出去賣了。祖父爭辯着，說他從來對主人很忠心，決不敢偷主人底東西。然而爭辯的結果是主人打了祖父兩記耳光，痛罵了他一頓，要他想法賠償。祖父自己很慚愧，覺得對不起主人，不能獲得主人底信心，不能報答主人底恩典。他愈想愈是苦惱，加以他做了多年的奴隸。並無什麼積蓄，賠償不起這一筆巨款。於是

在五十多年的忠心服侍主人之後，結果是用一根褲帶把自己吊死在主人花園裏的槐樹上，

這就是祖父所說的好報了。

『公館裏的人雖然可憐祖父，但都承認那東西是祖父偷了的。從此我不但是奴隸底後人，我又是竊賊底孫兒了。然而我不相信我底祖父會偷竊東西的，我相信他不會做這樣的事。他是一個好人。我常常對母親和父親說：「媽媽，爹爹，告訴我，那東西不是祖父偷的。我說那東西不是祖父偷的，他不曾偷任何人底東西。」常常在晚上。父親把我抱在懷裏，父親因為日裏工作忙碌，很快地就閉了眼睛，我却想起我底好祖父。我不能夠睡。我想像着那突出的眼睛，那伸長的舌頭。我想像着祖父底平日慈祥的面顏。我底眼裏淌出了淚珠。淚珠迷了我底眼睛。我忽然覺得我是在祖父底懷裏了。就緊緊抱着他。我感動地大聲說：「祖父，我相信你不會偷人家底東西的。我相信那東西不是你偷的。」

『有人在說話了：「牛兒，你說什麼？」我分辨出這是父親底聲音。我屬牛，所以我底小名叫做牛兒。我拭了拭眼睛，祖父已經不見了。我底身邊睡着父親。我不覺大聲哭起來，這一來父親也不能夠睡了。他明白我底悲哀，他也流了眼淚。他用哭聲安慰我說：「牛兒，你說得很對，那東西不是你祖父偷的。我知道那是什麼人偷的。」我於是扭着父親急急地說：「告訴我那是什麼人偷的。告訴我，那是什麼人偷的。你知道。你要告訴我。」父親顯得是爲難了。他遲疑了一會兒，淚汪汪地看看我，嘆息了兩聲，然後苦痛地說：

「我告訴你。你要 咒不告訴人。」我發誓了，雖然孩子底口是不可靠的，但他終於對我說了，他悲聲說：「我知道是小主人偷的，你祖父也知道。這是不能夠告訴別人的。你祖父願意把他底性命送掉，我也不能夠說出真話來。現在人死了，說出真話也沒有用，誰會相信呢？……」

彭說到這裏略停了一下，顯出苦痛的樣子，接着苦笑地解釋說：「我這裏轉述的父親底話自然已經不是他底原文，不過我相信我還不會把他底說話底大意忘掉。你該不會以為我是在捏造他底話罷。」

我默默點了點頭，又讓他繼續說下去：「我不明白父親底理由，但是我相信他。我不再問他了。不過我還在想我底祖父，哭我的祖父。」

「這些時候我還有父親和母親。我愛他們，他們也愛我。但是從祖父死了後。父親底臉上總是帶着愁容，我很少看見他笑。我們底生活是愈加憂鬱了。」

「有一天晚上，已經是在冬天了。父親帶着我在屋裏烤火。外面忽然起了吵鬧聲，接着又有人底呼救和哀號。我嚇着了，急忙往父親底懷裏躲，緊緊抱着父親底頸項。父親溫和地在我底耳邊說：「不要緊的，不要怕，有爹爹在這裏。」後來外面寂然無聲了。不多幾時有人來把父親叫了去，說主人喚他。他去了，許久不見回來。我一個人屋裏怕得很

。後來父親同母親回來了。兩個人臉上都有淚痕。父親抱着我哭個不止，幾次要我喚他。他又和母親談了些很悲慘的話。這晚上我們三個人抱着睡。父親和母親說的話我現在都記不起了。因為有些話在當時我還不懂得牠底意義。我只記得有幾句：「還是讓我死了好，我活着有什麼用處呢！我們是主人底奴隸，我們只有聽從主人底話。……我們會生更多的兒子，兒子又會生孫兒，都是給人家做奴隸的，沒有一個會逃出奴隸底命運。與其活着，讓牛兒也給人家做奴隸，讓奴隸底血統延續下去，還不如由我把這條命賣給主人，讓牛兒讀點書將來也有個出頭的日子，……」

彭這時眼圈兒已經紅了。他停了停，又說：「父親底話至今還明顯地留在我底耳裏，我一生也不會忘掉牠們。固然在這裏我不免給他底言辭修飾一下，使牠們更近於你們這般人底格式，但你們總可以多少感到他底那一顆無所不愛的熱烈的心還在這些話裏跳動着罷。」

「……母親不多說話，只是抱着父親哭，口裏喃喃說：「你叫我怎樣捨得你？」我不明白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子，但我也哭了。」

「第二天早晨我們還睡在床上，就有人來把父親帶走了。母親拉着他底衣襟哭，我也跟着母親那樣做。他們說，他昨晚打殺了人。我不相信。昨天晚上他明明陪着我烤火。是的

，當外面吵鬧聲起的時候。父親正把我抱在懷裏，他並沒有離開我，他不會到外面去殺人的，我心裏非常着急，我去拉着他底衣袖對他說：「父親，告訴他們，你昨天晚上是陪着我，在烤火，你不會到外面去殺人的。」父親不開口，只顧望着我流淚。我底頭腦要昏亂了。我想難道他瘋了嗎？我更着急地哀求說：「父親，爲什麼不告訴他們，你昨天晚上在這裏陪着我烤火呢？你瘋了嗎？你明明白白不會殺人呢！」父親抽泣地回答了一句：「牛兒那人是我殺的，」只有這短短的一句話。「父親，你騙我，我知道你沒有殺人……」我底話沒有說完，我就被人摔倒在地上，而父親就被人帶走了。

——從此在我底生涯裏我底父親又消滅了。我就永遠不能再見他一面了。據說不到幾個月功夫他就病死在監牢裏了。我底母親從此也不再在這公館裏做事。我們搬到公館附近去住，而且我還得到讀書的機會了。自然我們底用費是由主人供給的。他賞了我父親底命，替他底兒子死，（我後來聽見人說那人原是小主人打殺的，）他並不會違背他底約言。……你道我感激他嗎？不，我恨他我恨他底兒子，他們是我底敵人，他們害了我底祖父和父親。然而他們底錢我是要用的，那是我父親用他底性命換的。父親犧牲了性命，却把我造成了現在這樣子。他底目的是達到了，無論如何我是要把奴隸底血統終止了。……」

他突然閉了口。他底臉上交織着憤怒與忍耐的表情。我看見他底臉上起了一陣可怕的

拘攣。他極力咬着嘴唇皮，好像要抑制住一種憤怒底爆發。我想他一定還隱隱着什麼話未說。雖然多少被他底話感動了，但我還禁不住用鋒利的探索的眼光去看他。我底眼光不把他放鬆，似乎在問他：「你究竟還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隱衷嗎？」

他好像明白了我底意思，他底臉色馬上漲紅了，不知道是爲着慚愧，還是爲着憤怒。他站起來在房裏大步走了幾步。又坐下來，忽然臉部表情變得很可怕了。他說：「不錯，我底故事是不完全的，我還隱隱着什麼話沒有說。我沒有這勇氣。但現在我還是說了罷。有一天我從學校裏回來得早一點，我發見母親和一個男人睡在床上調笑。他們不會看見我。我躲藏在門後看着他們。我底心裏被憤怒和羞愧填滿了。當我在外面苦苦地用功讀書的時候，我底母親在家裏和人睡覺。這思想刺着我心痛，然而我愛我底母親，我不願當面侮辱她。而且我也認出了這男人。他是我底小主人。不是別一個，正是小主人。是他，他害了我底祖父，他害了我底父親，他現在又要來害我底母親了。我底頭腦昏亂了，我彷彿聽見母親對小主人說：「快走，再遲一會兒，牛兒就會從學堂裏回來了。」小主人說了幾句話，母親接着又說：「請你不要常來，常來會被牛兒遇着的。請你開個恩，發個慈悲罷。」

「我又看見他把母親抱在懷裏了……」

「等我再看清楚周圍的景象時，屋裏只剩下母親一個人了。她坐在床沿上低了頭在想什麼。我連忙奔過去，到她底面前，抱着她底膝。她吃了一驚，臉頓時漲得通紅，驚懼地問：「你回來了？」

「我緊緊抱着她底腿，我羞愧地，憤怒地，但又是愛憐地急急說：「母親，你好羞呀！你這樣大年紀，和那人睡覺，父親死了不到一年。」母親不說一句話，她底手在我底頭上顫抖着。「我在學堂裏苦苦用功，你却在家裏和男人睡覺。母親，你好羞呀！」母親只叫出「牛兒」兩個字，就斜了身子俯在床上嗚嗚地哭起來了。母親底哭聲使我底心變軟了，使我忘記了方纔看見的一切醜態。我記起她怎樣愛我，怎樣體貼我，怎樣每晚上伴着我溫習功課。又怎樣安慰我，鼓舞我。我於是撫着她底頭，向她謝罪說：「母親，我錯了，我不該對你說這些話，使你傷心。請饒恕我。」她不動，又過了一些時候她纔抬起頭，坐起來，使我仍舊靠在她底身邊。她悲聲說：「牛兒。你並不錯。我要請你饒恕我。自從你父親死過後我心裏就只有一個你了。我活着也只是爲了你。不然，我是情願跟你父親到地下去的。你不記得你父親臨死前說的話嗎？他決定無論如何不要使你做一個奴隸，要讓你讀點書，好有個出頭的日子，他捨了一條性命，我還捨不得一個身子嗎？論年紀我比小主人大多了，不知說是前世冤孽還是別的緣故，他常常向我胡纏。憑良心說，在公館裏的時

候我總是設法避開他，我底身子是很清白的。但是現在你父親死了我搬出來以後。他又來找我了。自然我也知道他是拏我來開開心。他到別的地方去沒有這麼容易，也要怪我自己底臉兒生得齊整一點。如今我們不在他家做事却拿他家的錢來過活，你要讀書，你又離不了他家的錢。這時候我沒法不答應他了。他在這裏已經來過十幾次，每一次他走了後我總要哭許久的。……牛兒，請你饒恕我。爲了使你讀書，使你不再做一個奴隸，你媽媽是不顧這身子的。」（自然這並不全是她底原文，便是我自己底話也不是當事的原文，我只記得大意而用自己底話句重述出來罷了。）

「我把她抱得更緊，我覺得我更愛她，比從前更愛！我痛惜地請求說：「母親，太苦了你了，我以後不要去讀書了。我不能夠讓你再受這樣大的痛苦。我以後不要再讀書了。我還是去做奴隸罷。」

「連忙用手蒙了我底嘴唇說：「不要亂說。你要讀書，你要做一個好人。你媽媽這身子已經被人玷污了。爲了你讀書，你媽媽吃一輩子的苦也情願。」

「母親哭着把我勸了一晚上，我終於聽從了她底話。第二天早晨我依舊上學堂去讀書，而且此後也不再提起不讀書的話了。我非常用功，我盲目地盡量吞食學校裏所供給我的知識。我相信在這些知識底彼岸便立着我底光明的前途。我決定無論如何總要努力 現父

親底願望把奴隸底血統終止了。

「然而苦痛的現實沉重地壓在我底頭上，過去又像鬼魂一般抓住我底心。生活太苦痛了。尤其是對於一個想從奴隸底境地中努力爬起來的人。不過我還有希望，我還有母親底愛和母親底願望。這可以鼓勵我忍耐一切的。」

「自然小主人還常來，有時我也在家裏。母親當着我底面接待他。我心裏非常恨他。但對他也沒有什麼表示。他走了以後母親好像變了一個人。她總要哭許久使我費許多功夫安慰她。這樣的生活如果多繼續一些時候，我母親早就會死了。幸好過了六七個月的光景小主人便結婚了。從此他便不再到我家來了。母親和平地和我過了幾年，直到我要到這裏來進了大學的時候。」

「母親臨死時樣子非常苦痛，她是被一種思念所苦惱着，我想她大概是一方面痛惜着不能夠看見我學業有成就，一方面又痛惜着她所貢獻了的犧牲罷。我有什麼話可以安慰她呢？我只有抱着她痛哭，她底最後的話至今還在我底耳畔響着：「牛兒，我去了，我不能夠再給你照料一切了，你不要傷心，要好好讀書，答應我你將來決不再做奴隸。你，你底子孫都不會再做奴隸。」我答應了。我在她底面前發了誓。」

「自從母親死了以來於今又有三年了。我沒有一天忘掉過她，我沒有一天忘掉過祖父

和父親。我常常想起他們底卑賤的生存，我一點也不慚愧，我沒有紅過一次臉。我很驕傲。我底祖先是奴隸，是的我很驕傲，固然我底祖父被人誣爲竊賊而自縊，我底父親代人受罪而病死獄中，我底母親被人姦污。但是你能夠說我們自身有什麼污點嗎？他們害過什麼人嗎？……」他底話語更急了。「是的，你會非笑他們，你會鄙視他們。要是你能夠知道他們底心呵！他們底那一顆黃金似的心，在你們那般人中間是尋不出來的。

「我常常在深夜還不能夠閉眼。我想着他們，我底心被一種思念磨難着。這並不是羞愧，這是憤怒。我想像着這時候我安靜地睡在床上，然而在別處還有那二百萬以上的奴隸在悲泣他們底不幸的命運。他們恰像我底祖父們那樣地生活着，受苦着。就在這時候，當主人們已經沉醉在甜蜜的好夢裏了，而他們，年老的被人誣爲竊賊，等待着第二天早晨吊死的命運；壯年的被迫着去替主人受罪等着別人來逮捕，做母親和做女兒的都睡在主人們底懷裏任他們調笑；孩子們緊抱着父親痛哭。這時候我底心裏充滿了惡毒詛咒。我詛咒你們，我詛咒你們這般人，我要加害你們不留一個。你們害死我底祖父，又買了我父親底命，姦污了我底母親。他們都死了，而你們還活着。我要向你們報復……」

他底樣子變得更可怕了。他站起向着我走過來。我吃了一驚，幾乎要叫出聲來，正預備着要抵抗。他却走向窗前去了。他站在窗前，看看外面的景物忽然把指頭向外面一伸，

憤怒地說：「你看。」我隨着他底指頭看去，正看見斜對面的小果爾夫球場。球場裏電燈燃得十分輝煌，兩三個白衣侍僕在門口徘徊，一個半裸的外國女子在那裏賣票。一對對的裝飾得很漂亮的男女青年慢步兒往門裏走去。

「我們整年整月辛苦地勞動着。我們底祖父吊死在樹上，我們底父親病死在監牢裏，我們底母親姊妹被人姦污，我們底孩子在痛哭。而那般人呀，從你們那般人中間是找不出來一個有良心的。」他底聲音裏含着無窮的憤怒，似乎整個級底多年來的苦痛在這裏面蕩漾了。這聲音無情地鞭打着我底心。我底眼睛突然睜開了。我底眼前現了許多幅悲慘的圖畫。我清楚地知道我家裏有十六個奴隸，而且我記憶起了我曾經有過意思把奴隸數目增加到三十二。十六，三十二，這兩個數目不住地在我底眼前晃。我彷彿覺得我就是那個小主人，我是在誣陷人家底祖父，害人家底父親，姦污人家底母親。一種恐怖壓倒了我，我覺得有兩隻攫取捕獲物的眼睛在我底身上轉，我想我底末日來了，我不覺驚恐底叫了。

「李，什麼事？你在叫什麼？」他溫和地問。
我半響說不出話，我只顧拭眼淚。

「李，你怕我嗎？你知道我是不會害你的，」他苦笑着說。

這時候我已經鎮靜多了。我注意地看他底臉，那並沒有一點兇惡的樣子。我記起了他

曾經救過我底性命。我便驚疑地問：「彭你當初爲什麼要救我底性命呢？我也是一個奴隸所有主；我也是你底敵人。你爲什麼不讓我被汽車輾死呢？」

他苦笑着半響不作聲，然後溫和地說：「大概我還有這一顆奴隸底心罷。」我被感動了，我靜靜地看看他，我覺得要哭了。

他看見我不說話，以爲我不懂他底意思便解釋說：「把自己底幸福完全拋棄，去給別人謀幸福。爲了別人甘願把自己底性命犧牲掉，一點也不悔恨；這就是所謂奴隸底心罷。這顆心我底祖先傳給我底祖父，祖父傳給父親，父親如今又傳給我了。」他說着用手指着胸膛，我望過去。我彷彿看見一顆鮮紅的大心在他底胸膛裏跳動。我又回頭看自己底胸膛。我底漂亮的法蘭絨西裝遮住了一切。

「這奴隸底心，要到什麼時候我才可以去掉這顆奴隸心呵！」他底嘆息的聲音直往我底耳邊送。我連忙蒙着耳朵。我連這一顆奴隸底心也沒有。也許我竟是全然沒有心的。我被羞愧，恐怖，悲哀，昏亂壓倒了。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走的。

以後我便不常和他見面，因爲他底舉動漸漸變得奇怪了。操場裏很少有他底腳跡，也不看見他在校外散步了，常常在教室裏也找不見他。我們變得很疏遠了。後來我也就忘了他底故事。我有我底朋友，我有我底娛樂。我也進電影院，我也進跳舞場，我也和女友

同去玩小果爾夫球。我和朋友們談起各人家裏的奴隸時我也很驕傲地說：「我家裏領有着十六個奴隸，而且我將來一定要把奴隸底數目增加到三十二個呢！」

我畢業後不到幾年的功夫我底願望果然實現了。我有了三十二個奴隸。他們忠心地服侍着我和我底家屬。我快樂，我滿足。我早把彭所告訴我的奴隸底故事忘得乾乾淨淨了。

有一天我和妻在花園裏納涼，四個奴隸在旁邊伺候着。我在翻閱本日的報紙。偶爾在本埠新聞欄裏發見一段槍斃革命黨人的記事。這個革命黨人底姓名正和彭相同。我知道一定是他，一定是那個救過我底性命而又被我忘掉的恩人。那被忘却了多年的他底話語，浮現在我底腦裏了。我想他現在是把那一顆奴隸底心去掉了。他底奴隸底血統是從此終了。這在他也許是幸事。但我想起他救我底性命的一回事，總覺得心裏歉歉然。我呆望着報紙想了一些時候，忍不住嘆息了兩聲。

「親愛的，你有什麼不舒服嗎？你好好地爲什麼嘆氣？」旁邊坐着的妻伸過手來撫摩我底手，她又掉頭用她底溫柔而驚訝的眼睛看我。

「沒有什麼，我從前的一個同學死了。他真可憐。」我看着妻底充滿了愛情的美麗的臉和那一對清瑩的大眼睛，我把一切都忘掉了，我淡淡地這樣回答她以後，便把報紙拋在

草地上，去挽了她底頸項和她接了一個甜蜜的吻。

選自光明

將軍

「你滾開罷，今晚又碰着你！」費多·諾維科夫昏迷似地罵起來，就把腳踢到一隻瘦黃狗的身上去。那狗原先縮成了一團，伏在牆邊，被他一踢大聲叫起來，馬上伸長了身子，一偏一跛地往旁邊一條小巷裏跑去了，把寂靜的馬路留給他。

「在你們這裏什麼都不行，連狗也不會咬人，狗也是這麼軟弱的！諾維科夫常常憤憤地對着那個肥胖的中國侍者說，他差不多每晚都要在那一家小咖啡店裏喝點酒，直到把那身邊帶的錢花光了纔半昏迷地走出來。在那咖啡店裏他是很得意的。他常常和那個中國侍者談話，他什麼話都說。「這不算冷，在你們這裏簡直不冷。在我們那裏冬天會把人的鼻子也凍掉！」他好幾次得意地對那侍者說了。那個中國人遠帶着笑容聽他說話，在這樣大的城市裏就似乎只有那一個人尊敬他，相信他的話。「你們不行，你們什麼都不行！」當他想到自己所受過的委曲而生氣的時候，他就憤憤地向那個中國人罵了。

他走出咖啡店，不過十幾步光景，一股風就對着他迎面吹來，像一根針把他的鼻子刺

一下，但他馬上就覺得沒有什麼痛楚了。他把身子搖擺着，強硬似地說：「這不算什麼，這不算什麼，你們這裏冬天並不冷，風也是很軟弱的。」他想要是在他的家鄉，那風才是真正厲害呢！風在空中捲起來，連人都會給牠捲了去。那雪風真可怕！牠會把拖着雪車的馬吹得倒退。他記得那時候他和將軍在一起，就是那出名的除彼得堡親王，一個晚上，他陪着將軍冒雪趕到彼得堡去，馬夫在路上凍壞了，馬發狂似地在風雪中亂跑，幾乎要把車子撞到石壁上去，還是虧他告了奮勇去拉住了馬，和風雪爭鬥和馬爭鬥，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到底得了勝利。後來進了旅店，將軍很高興地拍他的肩頭說：「朋友，你不錯，你應該得一個十字章！」將軍還和他握手呢！不久他升了中尉。是的，那將軍很高興提拔他的。他很有希望做一個將軍，但是後來世界一變，什麼都完結了。那將軍死在戰場上，他的一生的希望也就跟着將軍完結了。從那時候起許多戲劇裏的場景接連地在他的眼前展現着，變換得那麼快，他好像在做夢，最後他就漂流到了中國。這什麼都不行的地方，他却只得住了下來，住了下來，就糊裏糊塗地混過這幾年，現在就像被什麼東西絆住腳跟似地，他要動彈也不能夠了。

「中國這地方就像沙漠一樣，真是一個寂寞的大沙漠呀！好像就沒有一個活的人！」他走在寂靜的馬路上，看看黯淡的燈光在夜的寒風裏戰抖時就禁不住想到家鄉，想到家

鄉他就禁不住要發出這樣的嘆息了。

一輛黑色的汽車從他後面跑過來，像蛇一般只一竄就過去了，沒有大的叫聲。燈光在他的眼前開始打轉，一圈一圈的旋轉着，他好像被包圍在金光裏面了。他不覺得奇怪，似乎頭變得重一點，心却是很熱的。他彷彿聽見人在叫他：「將軍。」他就含糊地應了一聲。

他在這裏也聽慣了將軍的稱呼。起初是他自己口裏說着，後來別人就開玩笑地稱呼他做將軍。那個中國侍者就從沒有忘記過叫他做將軍。那個愚笨的老實人，也許真正相信他是一個將軍。他的態度不就像一個將軍嗎？每次那侍者稱他做將軍，他就驕傲地想：「你們這裏有什麼將軍可以比得上我？他們都配做將軍，我為什麼不配？」當他端起酒杯來喝的時候，他用輕蔑的眼光把屋子裏的陳設看一下，心裏非常得意，以為自己真正是一個將軍了。

然而從那咖啡店出來，他低頭一看自己的身子，就像把將軍的官銜被人革掉了似的，他的驕傲便馬上飛走了。在咖啡店門前沒有汽車和馬車等候他，只有一條長的馬路伸直地躺在那裏。他要回家還得走過這馬路，再轉兩個灣，走兩條街。路不能算遠，可是他每晚總要在咖啡店裏坐到時候很遲纔走。他說是回家，但看他那神氣，他又像不願意回家的樣

子。對那個中國侍者他什麼話都肯說，但一提到家他就膽怯似地把嘴閉住了。

沒有汽車，馬車，沒有侍者，沒有府邸的將軍，這樣算得什麼將軍呢？有時候他自己也覺得條件有些不夠了，就不由得想到府邸上面來。「現在將軍要回府邸了。」一次喝飽了酒他就壯起膽子對侍者這樣說了，於是搖擺着身子走了出去。

給風一吹他的臉就有些涼了，頭腦裏突然現出了一個「家」字，好像這個字是風給他吹進來的，於是他的眼前就現出來一個房間，一個很簡陋的房間，在一個中國人開設的公寓的樓上，這是他的府邸呀。在那房間裏還住着他妻安娜。他自己的年紀快到四十歲，安娜却要年青一點。他做中尉的時候就和她結了婚。她是一個小軍官的女兒，有着普通俄國女子所有的好處。她跟他在一起已經有十幾年了，他們就沒有分離過。她應當是一個很體貼的妻子，但爲什麼一提到她，他就覺得不舒服，覺得害怕呢？那原因他自己很知道，但他却不願意讓別人知道。

「她真正是我的妻麼？」每一次走進那個弄堂，遠遠地看見自己的家。就禁不住這樣地疑惑起來，有好幾次他走到後門口却不敢按那電鈴却躊躇了半響纔伸出了手。茶房來開了門，他就撲進裏面去，困難地爬上了樓，把鑰匙摸出來開了房門。那裏面照例是空空的，只有一些香粉的氣味在等候他。

「是這樣的，是這樣的，將軍夫人晚上要去赴宴會呀！」他扭燃電燈，一個人走來走去，在桌上床上到處翻了幾下，就這樣說了。他記得很清楚，從前在彼得堡的時候除伯次奎將軍常常讓他的妻子整夜地和賓客們周旋，將軍自己却忙着做別的事情。「是的，做將軍的都是這樣，都是這樣。」

雖然這樣說，但是他的心並不是很安甯的。他自己也並不相信這樣的話，不過他的頭腦卻沒有功夫去思索了。他就在床上翻下來，換句話說，他就糊裏糊塗地睡下了。

他第二天早晨醒來，還看不見安娜，她依舊沒有回來。也沒有人招呼他，還得他自己照料自己。後來安娜回來了，她會料理他們的中飯，她會給他一點另錢花。

「安魯達，你真漂亮呀！」他一看見妻子的擦着粉的臉，就忍不住要這樣說。

「我不許你這樣說，你沒好心的！」她走過來微笑地給他一個吻，她的樣子帶了點疲倦。

「我以後不說了，可是我看見你回來，喉嚨就癢起來，禁不住又說出這種話。」他像接受恩惠般地授受了她的吻，說話時態度很謙遜，還帶着抱歉的神情。」

「你又喝酒了，費多，我知道，你這酒鬼，就把錢送到酒上面去。」她帶笑地責備他。

「不要說了，安魯達，在彼得堡我們整天地喝香檳呢！」他哀求似地說了，這自然是誇張的話。在彼得堡他不過偶爾喝着香檳，在家鄉時他却喝過渥特加。

「在彼得堡，那是從前的事。現在我們是在中國了。在中國什麼東西都是冷的，生活全是冷的。」她說着就漸漸把笑容收斂起來，一個人在那舊沙發上坐下去。把眼睛望着壁上掛的一張照片，在那上面展示着十幾年前他們夫婦在彼得堡的生活。

他看見妻子不高興了，就走過去勸慰她，他坐在沙發的靠手上，伸一隻手去挽住她的頸項，抱歉似地說：「都是我不好，我使你不快活，你要寬恕我。」

她把身子緊緊偎着他，不回答話，却自語似地嘆息說：「那些都成了不回來的夢景了。」

「安魯達，你又在懷念彼得堡嗎？不要老是拿那些懷念來拆折你自己呀！」他痛惜地說，他究竟還熱愛着他的妻子，和從前沒有兩樣。

「我再不能夠忍耐下去了。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你全不關心我，你只知道喝酒。你只知道問我要錢！」她半憤地半帶哭地對他說了。她的眉頭不停地起伏着。

這情形並不使他驚恐，在他眼睛裏這並不是第一次。他很知道妻子的性情。她前日晚上從別人那裏受了氣，她回家時就要把氣在他的身上洩出來，但這所謂發氣也不過說

幾句責備他的話，或者嚷着要回到自己的國裏去，這也是很容易對付的。但次數愈多，他自己就漸漸地受不住了。那羞愧，那苦痛，在他的心上愈積愈多起來。

「安魯達，你再等等罷，爲了我的緣故請你再忍耐一下罷。我們以後就會有辦法的，我們的生活會漸漸變好的。」他起初就拿這樣的話勸她。但後來他自己的心也在反抗了。他自己也知道這些話全是沒有把握的。

「變好起來，那恐怕永遠是一場夢！在這裏再住下去，就只有苦死了我！我真正不敢往下想。我不知道今天以後還有許多日子？……」她開始抽泣起來，但看得見她自己還在掙扎，極力要她不哭。

他的心更軟了，一切驕傲的思想都飛走了。只剩了一個痛苦的念頭，他就問：「昨晚上那人待你還好嗎？」他問這句話就像把刀往自己的心裏刺，那痛楚使得他把牙齒咬緊了。

「好？我就沒遇過一個好人！那畜牲喝飽了酒，那樣粗暴，就給他蹂躪了一晚上，我的膀子也給他咬傷了。」她一面說着，一面揉她的左膀，過後就把衣服解開來給他看，肩頭下不遠處，現出來接連幾排紫色的牙齒的跡印，在白色的手膀上顯得很清楚。

他一生看見過了不少的傷痕，甚至有許多是致命的；但這一點輕微的傷痕却像一股強

烈的火焰燒得他不敢把眼睛睜開了。在他的耳邊響着女人的求救般的聲音：「你給我想個辦法罷，這生活我實在受不下去了。」他極力忍住眼淚，然而眼淚終於打敗了他，從眼眶裏狂流出來，他不由自主地把臉壓在她的手膀上哭了。

這樣一來妻子就不再說什麼氣憤話了。她慢慢地止了眼淚，就用手摩撫他的頭髮，溫和地說：「不要像小孩子那樣地哭罷，你看你會把我的衣服弄髒的。有……話好好地說。我的話是不要緊的。你說得不錯，我們的生活會漸漸變好的。」起初是妻子責備丈夫，現在却輪着妻子來安慰丈夫了。這一哭就完結了兩個人中間的爭吵。

過後丈夫就說：「我以後決不再喝酒了。」兩個人又和好起來，講些親愛的話，做些事，或者夫婦一道兒出去在一個飯店裏吃了飯，自然不會到他晚上常去喝酒的那個小咖啡店去；或者就在家裏吃飯，由妻子講些那個美國水兵的笑話，丈夫也真正帶了笑容聽着。他們很知道消磨時間的方法。輪到晚上妻子要出去的時候，丈夫得了零錢，又得了吩咐。「不要又去喝酒呀 就好好地在家裏玩罷！」她永遠說這樣的話就像母親在吩咐孩子。但她也知道她一出去不到半點鐘他就會到咖啡店去了。

他起初是不打算再去進咖啡店的，他對自己說：「這一次我應該聽從她的話了。」他就在家裏規規矩矩地坐下來，拿出那一本破舊的聖經來攤開讀，他想從經裏面得到一點安

慰。這許多年來跟着他飄流了許多地方的，除了妻子外，就只有這本書。他是相信過上帝的，他也知道當他在生活裏失了忍耐力的時候，他可以求上帝來救他。

於是他讀了：「人子將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他，吐唾沫在他臉上，鞭打他，殺害他；過了三天，他要復活。」

又是這樣的話，他不能讀下去了。他想「老是讀這個有什麼用呢？人子都會受這些苦，但是他要復活。我們人是不能夠復活的。他們戲弄我，吐唾沫在我的臉上，鞭打我……這生活實在忍受不下去了。」他就闔了書，把大衣一穿，帽子一戴逕自往咖啡店去了。

一進咖啡店那個和氣的中國侍者就和往常一樣地過來招呼他。稱他做將軍，給他拿酒。他把一杯酒喝進肚裏，就開始和那個中國人閒談起來。漸漸地他的勇氣和驕傲就來了。他彷彿真正做了將軍。

「我們那裏一切都是好的，你完全不懂得。在彼得堡，將軍的府邸裏……」他得意地說了，這府邸並不是他的，是除伯次奎親王的，他那時是個中尉。他記得很清楚，就彷彿還在眼前，那晚上的跳舞會，他和安娜發生戀愛的那晚上。那個大廳堂裏燈火燃得很明亮，就像在白晝，將軍穿着堂皇的制服佩着寶星，圓圓臉嘴上垂着兩撇鬚鬚，將軍的相貌不是和他現在的樣子相像嗎？那些多的客人，大半是他的長官和同事，還有那許多太太和小

姐，穿得那麼漂亮，樂隊在奏樂了。許多對伴侶開始跳舞起來。他挽着安娜小姐的腰，她是那麼年青和美麗，她對他笑得那麼可愛。同事們都在羨慕他的幸福。看，那邊不是波利士嗎？他在向他做眉眼，波利士，來，來喝一杯酒呀！尼古拉端着酒杯給他做手勢，像在祝賀他。他笑了，他醉了。

「將軍再來一瓶罷，」中國侍者的粗糙的聲音把那些人都給他趕走了。他睜大了眼睛看，那白的牆壁上掛了一幅彼得堡的大教堂的圖畫，別的什麼也沒有。他嘆了一口氣說：「好，來罷，反正我醉了。」

他閉了眼沈默片刻。再把眼睛睜開來，看看那中國人把酒給他斟了滿杯，他就用力看看那酒，眼睛花了，在杯裏現出了一個女子的面孔，這面孔漸漸地變大起來，於是他又彷彿回到那跳舞會裏去了。

他把安娜小姐拉到花園裏洋台上去，時候是秋天，正逢着月夜，在洋台上可以望見躺在下面的尼瓦河的清波，月光靜靜地在水面上流過，從廳堂裏送出來醉人的音樂。就在這時候他把他全量的愛都吐露給了她，那個美麗的姑娘在他的懷裏戰抖得像一片白楊樹葉，她第一次接受了他的愛和他的接吻。初戀是那麼美麗呵，他覺得那時候就是他的征服世界的雄圖的開始了。

「生活究竟是美麗的呵！」他不覺感動地讚嘆起來，但是這一來眼前的景象就全變了。在他的面前站着那個中國侍者他帶笑地問：「將軍，你喝醉了？今晚真冷，再喝一瓶嗎？」

音樂，月光，跳舞會，那一切全都沒有了。只有這一個冷落的小咖啡店，和一個愚笨的中國侍者。「這不算冷，在你們這裏簡直不冷！」他還想這樣強硬地說。但是另一種感覺制服了他，使他嘆息地搖頭道：「不喝了。我醉了，醉了！」他覺得人突然變得更老了。

「將軍，你們那裏的土全是黑的嗎？」那個中國侍者看見他不說話，帶了興趣地問道。

他含糊地應了一聲，他的眼睛還在記憶裏去找尋那個年青小姐的臉。

「我看見過一個你們的同鄉，他常常帶了一個袋子到這裏來，一個人坐在角落裏，要了一杯咖啡，就從袋裏傾出了一些東西來。——你猜他的袋裏裝的是什麼，將軍？」中國侍者突然忍不住笑問。那肥臉笑得擠做了一堆，真難看。

他不回答，却讓那個中國人繼續說下去：

「是土，全是黑土。他把土全傾倒在桌上，就望着土流淚。我有一次問他那是什麼，

他答得很奇怪，他說「那是俄羅斯母親的黑土。」他把土都帶了出國來！這人真傻！」

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在他的眼前伸展出去，成了一片限的大草原，沈默的，堅忍的，連續不斷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動着無數的黑影，沈默的，堅忍的，勞苦的，：這一切都是他的眼睛所熟習的，他不覺感動地說了：

「俄羅斯母親，我們全是他的兒子，他們都是這樣！」他說罷就站起來，付了錢往外面走了。他的耳邊響着的不是中國侍者的聲音，是他的妻子安娜的聲音：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

走在寂靜的馬路上他又想起那尼夫斯基大街來了，在那街上就立着將軍的。府邸但是如今一切都完了。

「完結了，在一個戰爭裏什麼都毀了！」他不覺這樣地嘆息起來，他彷彿看見將軍全身浴着血睡倒在地上，又彷彿看見人們在那府邸裏放了火。那火燒得很厲害，把他的前途也全都燒光了。

「就是你們，你們把我害到這樣！」他把脚用力踏在光滑的柏油馬路上，像在踏踐他的敵人，他就憤憤地罵起來。這話不是對那個中國侍者說的，却是對那些人說的。他想那些人給他的苦痛已經是很多的了。

「現在我們、是仇敵了。我們都是一樣的人。我現在不是也在受着踏踐，受着侮辱嗎？」他辯解似地說。他又悔恨地想，他爲什麼不應該回去呢？在這裏他又得到了什麼呢？

他想到他的妻子了。「我受苦是應該的，然而我不該把安娜也毀了！」他禁不住要這樣責備自己這時候他彷彿在黑暗的天空中看見了那個美麗的純潔的臉。牠不住地向他逼近漸漸變成了安娜的現在的粉臉。「她直有一點錯！全是我害她！這些苦都是我給她的！諾維科夫你這畜牲！」他的臉突然發燒起來，頭也更沈重了，他把帽子摔在地上，絕望地抓自己的頭髮。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的耳邊突然響起來女人的哀求的聲音，他就好像看見他的安娜在那個粗野的美國水兵的懷裏哭了。那個水兵，紅的臉，紅的鼻子：一嘴尖的牙齒，他壓住她，他揉她，他咬她的手膀，他發狂地笑，和她告訴他的沒有兩樣。那男人的聲音和女人的聲音就在他的耳邊撞來撞去。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瘋狂地蒙着耳朵拚命往前面跑。在他的眼前什麼都不存在了。只有一個臉。一個女人的滿是淚痕的粉臉，那一張小嘴動着，說：「憐憫我，救救我罷。」

於是什麼東西和他相撞了，他跌倒在地上，完全失了知覺。等到他再睜開眼睛時，幾個人圍着他，一個中國巡捕手裏攤開一本記事冊，問他叫什麼名字。

「他們叫我做將軍，諾維科夫將軍……尼切渥……不要讓安娜知道，我會好好地跟着你走……尼切渥……我不過喝了一點酒，完全沒有醉，尼切渥……」他用力斷續地說了上面的這些話，他覺得很疲倦，想閉上眼睛。他好像看見他的安娜，她在那個美國水兵的懷裏掙扎，那畜牲把身子壓在她的身上，他着急地把眼睛大張開，四面看。安娜不在他的眼前。他的身子不能轉動了。他老是躺着他說：「帶我去，帶我到安娜那裏去！我要告訴她我已經決定回去了。」於是就慢慢地把眼睛閉上。

他說的全是俄國話，沒有人懂得他。

選自將軍

狗

我不知道自己的姓名，不知道自己的年紀。我是像一塊石子似的被擲到這世界上來，

於是我便生存了。我不知道誰是我的父親，誰是我的母親。我只是一件被遺失了的東西。我有黃的皮膚，黑的頭髮，黑的眼瞳，低的鼻子，短小的身材，我是那千百萬人中間的一個，而且是命定了要在那些人中間生活下去的。

每個人都有他的童年。我也有我的童年。我的童年却與其他的人的不同。我不知道暖熱，我不知道飽滿，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愛。我所知道的只是寒冷與饑餓。

有一天正確的日子已經記不清楚了，總之是有一天，一個瘦長的滿臉皺紋的老年人站在我的面前說：「在你這樣的年紀應該進學校去讀書。求學是人生的第一件要事。」他的樣子很莊重，他的聲音很溫柔。

於是我去。我忘掉了自己的饑餓，忘掉了自己的寒冷。我四處找尋，我發見了堂皇的建築，我也發見了簡單的房屋，據說這都是被稱為學校一類的東西。我昂然走進去了。因為我記着求學是人生的第一件要事。

「去！這裏是你不配進來的！」無論在堂皇的建築或簡單的房屋，無論在門口遇見的是兇惡的面孔或和善的面孔，我總會聽見這一句同樣的話。這一句話像皮鞭一樣打着我的全身。我覺得全身都在發痛，我低下頭去了。從裏面送出來孩子們的笑語，長久地在我的耳邊盪漾。我第一次開始疑惑起來，我是否是一個人了。

我的疑惑一天一天地加增起來。我要不想這問題，可是在我的耳邊似乎時常有一個聲音在問：「你究竟算不算是一個人呢？」

破廟裏有一座神像。神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我這樣想。神龕裏沒有簾帷，神的莊嚴的相貌全露出來。雖然身上的金已經脫落了，甚至一隻手也斷了，但神究竟是神呵。我跪倒在破爛的供桌前禱告着：「神呵，請指示給我，我究竟是不是可以算做一個人呢？」

神的口永遠閉着，甚至在夢裏他也不肯給我一點指示。可是我自己終於解決了這個問題，我說：「像這樣怎麼能夠算做一個人呢？這豈不是太污辱了這個神聖的字嗎？」於是我明白我並不是一個人了。

我斷定我的生活是很合理的，我討殘湯剩飯猶如狗之向人討骨頭。我並不是一個人，不過是狗一類的東西。

我又想，既然是東西當然可以出賣，我便決心把自己出賣了。我插了一根草標在背上，我慢步走過熱鬧與不熱鬧的街市，我抬起頭慢慢地走，爲的是把自己展覽給人們看，以便找得一個主顧，我不要代價。只要人收留我，給我一點骨頭啃，我就可以像狗一樣地忠心服侍他。

可是從太陽出來的時候起一直走到太陽落下山去，我沒有遇見一個人走來向我問一句話。到處都是猶笑的歪臉。只有一兩個孩子走到我身邊玩弄我頭上插的草標。

我疲倦了，我又餓，然而我不得不回到破廟裏去。在路旁，我拾起了半塊帶着塵土的吩頭，雖然是又硬又黑，但我終於嚥下去。我很高興，因為我的胃居然和狗的胃差不多。

在破廟裏沒有一點人聲。我想，連作為東西，我也賣不出去了。我不但不是人，而且也是在人間完全需要不着的東西。我便痛哭起來，因為人的淚固然是很寶貴的，而一件不需要的東西根本就不值一錢。

我俯在供桌前痛哭。我想哭個夠。因為我現在還有眼淚，而且只有眼淚。我不懂在破廟裏哭，我甚至跑到有錢人的公館門前去哭了。

我躲在一家大公館門前的牆角裏，我冷，我餓，我哭了，因為我可以吞我的眼淚，聽我的哭聲免得聽見饑餓在我的肚裏叫。

一個穿着漂亮洋服的青年出來了，他並不會看我一眼；一個穿着漂亮長袍的中年人進去了，他也不曾看我一眼，許多的人走過了，沒有一個人會注意到我，好像我並不會站在這里一般。

終於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從裏面走了出來，他注意到我了。他走到我面前，罵道：「去，這裏不是你哭的地方。」

他的話響亮得和雷聲差不多，我的全個頭腦都被震昏了。我的身子被他踢着，像狗一樣。我止了哭聲，捧着頭走開了。我不說一句話，因為我沒有話可說了。

回到破廟裏，我躺下來，因為我沒有力來了。我躺在地上叫號，恰像一隻受傷的狗。神的莊嚴的眼睛看下來，這一雙眼睛撫着我的疼痛的全身。

我的眼淚沒有了。我爬起來，我充滿了感激的跪在供桌前禱告：

「雖然不是一個人，但既然被命定了該活在世界上，那麼就活下去罷。牛下來就沒有父母，沒有親人，像一件被遺失了的東西，那麼就請你大公無私的神作為我的父親能，因為我不是人，在人間是不會得着誰的撫愛的。」

神的口永遠閉着，他並沒有說一句反對的話。

於是我有父親了，那神，那斷了一隻手的大公無私的神呵。

我每天雖然和平常一樣出去向人們討一點骨頭，但是只要有了一點東西塞住了我的饑餓以後，我便回來了，因為我也和別的人一樣，家裏有着一個父親，雖然這家就是破廟，父親就是神，而且他的口永遠閉着，不說一句安慰我的話，但在這世界上不肯離開我的却

只有他一個了。所以他還是我的唯一的親屬。

雖然是在寒冷和饑餓中，日子也過得很快，我是一天一天地長大了。

一種奇怪的東西也漸漸在我的體身內發生着。

我自己明白我並不是一個人，而且常常拿這樣的話來提醒自己，可是人的慾望却漸漸地在我的身體內生長起來。

我渴望和別的人一樣有好的飲食，大的房屋，漂亮的衣服，和溫暖的被窩。

「這是人的慾望了，你不是人，怎麼能夠得着這些東西呢？」我一旦發見自己有了奇異的思想時，便這樣地提醒着自己。

然而話是沒有用的，人的慾望畢竟在狗一類的身體裏生長起來了。雖然明知道這是危險的事，自己也沒有方法阻止牠。

於是大街中商店裏的種種貨物在我的眼前就變得非常誘人了。尤其使我動心的就是那一雙時常在街中走着的腿，那一雙粉紅色的腿，肉色的腿，多麼細緻，多麼柔嫩，多麼渾圓，真是找不出一點邊際，好像是由一塊紅玉鑿成的，但世間又沒有一那樣大的紅玉，而且紅玉又不會有那樣的軟。這一雙腿有時在街中走着，不，不是在走。是在微微地跳舞。牠們常常遮了我的視線，好像是兩隻大的圓柱。有時候牠們被擺在黃包車上面，一隻壓着

一隻，沉醉的斜臥在車上，好像等人來撫摩，來玩弄。

我屢次遠遠地就伸出手，想走到那一雙腿面前去撫摩，去玩弄，可是當我的眼光逼近了那一雙腿的時候，一個念頭便開始咬着我的頭腦：「小心着，你並不是人呢！」於是我的勇氣消失了。

有一天，我却看見那一雙腿的旁邊躺着一隻白毛的小狗，牠的臉緊偎着那一雙腿，而且牠還沿着腿跳到上面去。我想「這不一定要人纔可以做呢？小狗也可以的。」這樣想着，勇氣便陡然發生了。我向着那一雙可愛的腿跑過去。我快要跑到了，不知從什麼地方※了一隻手把我抓住往地上一推。

「你瞎了眼睛，」我只聽見這一句話，便覺得頭腦昏亂了，眼睛裏面有許多金星在跳我暈倒在地上。

我爬起來。四面都是笑臉，腿已經看不見了，奇怪的笑聲割痛着我的耳朵。我蒙着耳逃走了。

一層縛帶，從我的眼睛上落了下來。我明白了。我恍然明白了。這許多年以來我得意地以爲自己是一隻狗，或狗一類的東西，可是現在我纔知道我還不做狗呢！

我帶着沉重的心回到破廟裏，我坐在供桌的下面。我默默的想着，想着。我彷彿看見

了那隻白毛的小狗怎樣親切地偎着那一雙腿，我彷彿又看見牠怎樣舒服地住在大的公館裏，有好的飲食，有溫暖的被窩，有溫柔的撫愛，妬嫉像蛇一樣齧着我的心。我於是爬在地上，我用雙手雙腳爬行着，我搖着頭，擺着屁股，我汪汪地叫着。我想看我做得像不像一隻狗。

我汪汪地叫着。我覺得和狗叫差不多。我想這時候我總可以算做一隻狗了。我滿意，我快活。我不住在地上爬。

然而我的兩隻腳終於要站起來，兩隻手也不能夠再爬了。失望鎖住了我的心。

「連狗也沒有福氣做呵，」我又躺在地上絕望地哭起來。

我合着眼淚跪在供桌前禱告：

「神呵，作爲我的父親的神呵，請你使我變做狗罷，和那一條白毛小狗一樣。」
神的口永遠閉着。

我每天在地上爬，我汪汪地叫，但我還沒有做狗的福氣，

三

我有黃的成膚，黑的頭髮，黑的眼瞳，低的鼻子，短小的身材。

然而世界上還有白的皮膚。黃的頭髮，黑的眼瞳，高的鼻子，高大的身材。

他們，一個，兩個，三個在街中大步走着，昂然地抬頭四面張望，亂唱，亂叫，亂笑，好像這大街中就只有他們三個人。其餘的人畏怯地在他們身旁走過，或是遠遠避開他們。

我有了新的發見了。所謂人原來也是分着等級的。在我平常看見的那種人上面，竟然還有一種比他們更偉大的人。

戴着白布的帽子，穿着有白邊的藍色衣褲，領口敞開，露出有毛的皮膚，兩個，三個四個，自從有了那一次的新發見後，我便常常在街中看見這種更偉大的人了。

他們永遠是笑着，唱着，叫着，或是拿着酒瓶打人，或是摸女人的臉。有時候，我甚至看見他們坐在黃包車上面，膝上還坐着我所愛的那一雙粉紅色的腿。他們嘴裏說着我不懂得的話語。

人們恭敬地避讓他們，我更不敢接近他們身邊，因為他們太偉大了。

我只是遠遠地望着他們。我暗中崇拜着，我祝福着。我的饑餓被欣喜滿足了。我爲了世界上有這樣的偉人而慶幸着，我甚至於因此而忘掉了自己的痛苦。

我暗中崇拜他們，祝福他們。我時時謹戒着自己，不要接近他們身邊，免得褻瀆了他

們。可是有一次我終於挨近他們了。

在旁晚的時候，因為饑餓與疲倦的緣故，我走不動了。我便坐在路旁牆邊，撫着我的塗着血和泥的赤足。饑餓敲着我的心，我的眼睛也昏花了，看不清楚周圍的一切，以至連那偉大的人走來也看不見了。等到看見了要起來避開，然而太遲了。

一隻異常鋒利的腳向我的左臂踢來，好像這隻臂膀被刀砍斷了似的，我痛倒在地上
了。

「狗，」我清清楚楚聽見這個字從偉大的人的口裏吐出來。

我的手指揉着傷痕，我的口裏反覆地念着這一個「狗」字。

我終於回到了破廟裏，我忘掉了痛苦的傷痕。我在地上爬着。我搖着頭，我擺着屁股，我汪汪地叫。我覺得我是一條狗。

我心裏很快活，我笑着，我流了眼淚地笑着。我明白現在我真正是一條狗了。

我帶着感激跪在供桌前禱告：

「神呵。作為我的父親的神呵！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地感謝你。因為我現在是一條狗了，那偉大的人，那人上的人，居然叫我做「狗」了。」
神的口永遠閉着。

我不停地在地上爬，我汪汪地叫。因為我是一條狗。

四

我又在街中遇見那一雙粉紅色的腿了，牠們慢慢——我走來，像兩隻圓柱。

我幾乎不能忍耐地等牠們走過來。我的心裏充滿了快樂，因為我現在是一條狗了。

皮鞋的聲音近了，我急急地向着那一雙腿撲過去。我爬着，我緊緊抱着那一雙我渴望了許多的粉紅色的腿。我把臉緊偎着牠們，我又去舐牠們。異樣的味道送進我的鼻，我漸漸陶醉了。我的耳邊響着種種的聲音，重的東西壓在我的身上，許多隻手在拖我，可是我緊緊抱着那一雙腿死不放。

五

等我回復了知覺的時候，我是在一個黑暗的洞裏。沒有一點人聲，空氣很沉重，我的呼吸快要閉塞了。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但我知道這決不是狗窩。我遠想在地上爬，還想汪汪地叫，可是我的全身疼痛得厲害，連動也不能動一動了。

我又想，在那破廟裏斷了一隻手的大公無私的神依舊冷清清的坐在神龕裏面，可是我

再也不能夠跨在供桌前禱告了。

母親

人家都叫我做孤兒。

我的父母很早就死去了，我甚至不曾認清楚他們的面貌。我是跟了叔父長大的，叔父沒有小孩，就把我當作他的兒子。

孀母已經去世了。我的生活是寂寞的，叔父常常不在家，只有一個小廝和一個老媽子照料我，還有一個中年的僕人，時常跟着叔父在外面跑的。家裏地方很寬大，有一個小小的花園，我可以到處遊玩，可是却沒有一個小伴侶。那小廝和老媽子的世界和我的世界究竟有些兩樣。我雖然還是一個小孩子，有時候我也會感覺到寂寞了。

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在讀書了。叔父聘請了一個面孔嚴肅的老先生來管教我，我每天要在書房裏度過四五點鐘的時間。先生自己沉默地看書，我却由疲倦的聲音反覆讀着千字文一類中的奇怪的字句，心裏胡亂想着一些不能夠實現的事情，等到先生忽然用嚴肅的聲音說：「好，現在放學了。」我纔忍不住笑跑出那囚籠般的書房。

晚上我常常做夢，夢見的總是先生的面孔。這個面孔會變幻出種種的把戲。偶爾我也做着比較愉快的夢，但免不了會被讀書的事情給我破壞了。原來在夢裏我也會讀書，總之我害怕的唯一的人就是那個永遠有着嚴肅的面孔的教書先生：我害怕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讀書。

叔父是個溫和的人，和他在一起我倒覺得舒服，但是他常常不在家，而且他以爲讀書是最好的事情，雖然他自己很難得拿出一本書來翻看。

他一天究竟做些什麼事情呢？他究竟到什麼地方去呢？別人不告訴我。後來我知道他愛去戲園看戲，而且他也帶我去過一家戲園。

「玉官，你有了新嬸嬸了，」有一天那個僕人忽然戲弄似地對我說，他做了一個鬼臉。

「我嬸嬸已經死了，哪里還有新嬸嬸呢？你騙我！」我不高興地回答他，因爲我嬸母是一個毫不親切的婦人，我雖然被她撫養過，但是我從她那里並不曾得着什麼快樂，她的舉動使我常常覺得她可怕；雖然我的生活是這樣寂寞，但是我也不願再有一個這樣的嬸母來到我家。而且小孩子是善於忘記的，他甚至容易忘掉寂寞。

僕人的那一句話也就被我忘掉了，我依舊過着少變化的生活。日子變得很長，環境永

還是單調，僕八的三角形的瘦面孔，老媽子的滿是皺紋的老面孔，小斯斯的猴子般的面孔，教書先生的神像般的面孔，還有叔父的團團的笑面孔。此外又有幾個親戚的生面孔，我一點也不疑惑，我以為世界上就只有這些面孔，我完全想不到還會有使人眼睛歡喜的美麗的面孔。

小斯的年紀比我大，他知道的事情也比我多；但是他似乎並不聰明，因為他和我說過許多話，對我說過許多故事，題目却只有一個，就是「母親」，他叫她做「親媽」。他的故事常常是斷片的，但總是以母親作中心，他這個人把母親看得比一切都貴重。

他是很貧窮的，他的母親也是很貧窮的。所以他不得不到我家來做小斯，而他的母親也不得不到別人家去做女工，她是一個中年寡婦。面孔比他的還瘦，衣服比他的更壞。她一個月照例要來看這兒子兩次，把他叫到僻靜的地方去和他說一些話，起初撫着笑，後來抱着他哭，他們常常是這樣的：我曾經躲在一邊偷看過。

不管怎樣，和母親看面就是這兒子的最大的快樂，這快樂使他忘掉了許多痛苦，所以他常常得意地對我說：

「我親媽明天就要來了。」

起的幾次我對於他的這句話並不覺得有什麼奇怪，但是漸漸地我的心理變化了，到

後來我甚至開始羨慕起他來。因為他有着一個叫做「親媽」的女人，而我却沒有。特別是在我聽見他誇耀似地說起母親的種種好處，又親眼看見那個母親怎樣愛撫他的情形以後，我就覺得沒有母親是怎樣可悲的事情了。

有時候他的母親給他帶了一件新衣服或者吃的東西來，他總要得意地向我誇示，或者穿起衣服給我看，說是他母親親手縫的，或者把吃的東西分些給我吃。我在表面上常常驕傲回答他說：我有着更漂亮的新衣服和更好吃的東西，但在心裏我却要妬忌他，我的衣服或吃的東西完全是用錢買來的。我家裏有的錢是太多了，用錢去東西，是極平常極容易的事。

我開始羨慕他，我覺得我也需要一個像他的那樣的母親，但是羨慕沒有用，覺得也沒有用，我不能夠空虛裏製出一個母親來。我雖然年紀還小，我也就知道人只能夠被生產一次，因此就只能夠有一個母親；而我的母親已經死了。

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終於有一天從空虛裏果然給我產生了一個母親來。這母親是和別人的母親不同的。但她却也給我的幼年的單調生活添了一些趣味的點綴，而且使我過了這些心的溫暖的日子。

有一天叔父把我帶出去到一家戲園裏看戲，我很快活地跟着他去了。我們進了包廂，

那裏面沒有別的人。我們坐下來。台上正演着武戲，許多人光着身子在翻筋斗。我便伏在欄杆上注意地看着。

我看得正高興，忽然聽見耳邊一個人低聲說：「這就是你的孩子嗎？」這聲音是那麽柔軟，就像一個女人的聲音。

我驚訝地掉過頭看。這裏怎麼會有一個女人呢？我倒有些奇怪了，我後面正坐着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她正在微笑地看我，一面在和叔父談話。無疑地這句話是從她的嘴裏出來的。

我呆呆地望着她：瓜子般的臉，兩根細眉毛，紅紅的小嘴，粉紅色的小嘴，粉紅色的兩頰。

她看見我現出了呆相，就笑了，她兩邊臉頰上就現了再個酒窩；她和叔父低聲說了一句話。

我被她笑得有些不好意思，同時又覺得有些奇怪，就拉着叔父的衣角在他耳邊小聲問道：「她是誰？是你的什麼人？」

叔父笑起來，不回答我，却告訴了那女人，她也笑了，對我說，「你小小年紀，倒很聰明！你來，我自己慢慢告訴你。」

叔父把我送到她身邊。她就將頭埋下來，用她的柔軟的手撫摩我的臉。然後就把我抱

在她的膝上。這樣我看戲台就看得更清楚。

她的懷裏是很柔軟的，從她的身上時時發出一種細微的香氣。她不時撫摩我的頭髮。我那時只顧注意地去看戲，她却時常拿種種的問話來打插我。後來她就不再絮絮地問話了，却只是給我詳細解說台上演的什麼戲和戲裏的種種情節。她竟然知道得那麼清楚，使我看戲看得特別有興味。

我覺得我開始喜歡她了。她常常就在我耳邊說話，聲音非常溫柔，我有時掉頭去看她。她的臉紅紅的，眼睛裏射出柔和的，喜悅的光。

有幾次叔父在旁邊喚我，要我走下來，但是她留住我，不把我放開。我也不聽從叔父的話了。我看着台上的戲，聽着她解說，吃着她給我的糖果。

戲演完了。我們都站起來：預備走了。忽然那女人俯下頭捏住我的兩隻膀子微笑地說：「你要回家去了。今天我和你玩了這麼長久，你還沒有叫我一聲。你說你叫我做什麼呢？」

我抬起頭睜大了眼睛看她的臉。我有些捨不得馬上就和這個可愛的臉分別。我有些感動，不知道怎樣，而且連我自己也有些不明白。我竟然據連聽了兩聲「媽媽」，我後來想這也許是因爲我時時渴望着有一個體貼我，對我親切的母親的緣故罷。

「蠢孩子，你怎麼亂叫人家做媽呢？」叔父在旁邊笑起來。

「不要笑他，我喜歡他這樣叫我。這孩子倒很聰明，你看他很喜歡我。」她輕輕拍我的頭。「你願意我做你的媽媽？」她帶笑地問道。我忽然注意到她的眼睛發亮，那裏面出現了淚珠。

我因為喚錯了稱呼，又當着叔父的面，便覺得有些羞慚，微微低下頭去，小聲答應着。

她走到叔父面前，低聲和他說了幾句話，他點頭。我偷眼看她，她帶了喜悅的面容回到我身邊，就牽着我的手，在那擁擠的人叢中找了一條路，慢慢地走出去了。

「我已經和你叔叔說過了，你跟着我到我家裏去玩。」她走出戲園門口，看見轎子在那里等她，便帶笑地對我說。

我去看叔父，叔父溫和地微笑着。我忽然瞥見在叔父後面那個僕人對我做了一個鬼臉，我却不管他。我讓那個方纔被我叫做「媽媽」的女人把我帶進轎裏去了。

在轎子裏面，我依舊坐在她的膝上。她絮絮地向我問話。她的臉差不多就靠着我的頭，她一隻手時時摩撫我的頭髮，我的臉。她的手是那麼溫柔，懷裏是那麼柔軟，聲音是那麼甜蜜，我含糊地覺得就是坐在母親的懷裏了。她問起我在家裏的生活，她問起我家裏

有些什麼人。她問起叔父待我怎麼樣，她問起我讀些什麼書，她問起我是不是願意到她家裏去，我都一一回答了，都依照我自己的見解。我的回答顯然使她高興，她對我說了一些稱讚的話。

不一會轎子停下來了，我們走出來，是在一個不很大的廳堂裏。她付錢把轎夫打發走了，我站在廳堂裏，等着叔父，她對我說：「你叔父等一會就來的，我們先進去罷。」她就把我引進左邊的一個小院子裏面去了，經過一個小小的花壇，我們走上了石階。牆上貼着綠油油的爬壁虎，天井裏生長着花和草，中間有一條石子鋪砌的小路，那爬壁虎爬到了屋頂上，又從屋簷邊垂下幾枝來。屋簷下就是窗戶，窗裏掛着白紗的窗帷，遮掩了屋裏的陳設。

我們剛要走進屋去，一個小廝從裏面出來，帶笑地招呼了她一聲；她吩咐了幾句話，小廝就走進另一間屋去了。我被她引進了她的寢室。

這時候還早，不過六點鐘光景，天色很明亮，我看清楚了房裏的陳設；家具並不很多，不過布置得很好，和我叔父的房間不同，這裡很清潔，整齊，而且有一種說不出的好處。

「你就在這裡坐坐罷。」她把我引到床前的一把籐椅旁邊，這樣對我說了，又去從條

桌上的一個磁子裏，抓出一把糖果盛在一個碟子裏，就端過來放在我旁邊，「你好好地吃，不要客氣，我等一再來陪你玩。」她又說了幾句別的話。她好像十分喜歡我似的。

她走進後房裏面去了，但是她馬上又出來喚那小斯，接着小斯就提了水壺從外面進來，到房裏去了。

「你好好地吃着糖罷，不要心焦呀！我等一會再來陪你。你叔父馬上也會來的。」她看見我在沙發上面東張西望的這子就微笑地安慰我道，便又走進去了。

我坐在籐椅上面吃着糖。我看見那小斯走出去了。我聽見她在後房裏走動，又聽見水的聲音和一些東西的響動。她好些時候不出來。我把糖吃完了，一個人坐在籐椅上面覺得有些不耐煩，我便站起來，隨便走了幾步，看看桌上的東西和牆壁上的東西。

牆壁上掛的是字畫，我好像在我家裏看見過牠們，還有一隻笛和一隻琵琶也斜掛在那上面。靠窗的書桌上有一尊白磁的觀音。看見這尊觀音，我很驚奇。這分明是我家裏的東西。從前她常常立在叔父的書桌上面，如今好些時候我沒有看見她了。誰知道她却跑到了這里來。我的眼睛不會錯。那白的衣服，紅的淨水瓶，綠的柳枝！我都記得很清楚，不會有兩樣的。

爲什麼叔父的東西會跑到這裡來？我覺得很奇怪。但是漸漸地我看出來。那張條卓上面的古磁大花瓶，牆壁上那裝金邊鏡框的外國風景畫，還有許多許多東西，有的是媼母從前用的東西。如今都搬到這裡來了。

她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她和叔父有什麼樣的關係呢？我忽然記起了僕人的話。難道她就是我的新媼母嗎？這樣一想我就焦急得不能夠忍耐了。我看見後房門大開着，那裏面燃着電燈。我便直往後房走去。

她穿着一件緊身，正在電燈下面，對着鏡盃擦粉。看見我進來便掉頭對我微微一笑，向我招手說：「你在外面坐得不耐煩了？糖吃完了嗎？好，你到這裡玩玩也好。」

我有些畏怯地走到她面前，她一把拉住我的手，笑着說：「你就站在這裡，不要走開。你先前在戲園裏問過我是你叔叔的什麼人，你現在就猜猜看。」

我驚奇地望着她，說不出一句話。她經過這次打扮，比先前更好看了。我看着這美麗的面孔禁不住在心裏想我真有一個這樣好的媼母嗎？

「你怕羞嗎？在這裡是不是不要緊的，你看我不就像你的媽媽嗎？」她看見我不開口，便安慰地問道。

「你來，我給你把頭髮梳一下。」她接着又說，就把我抱起來坐在她膝上，她很仔細

把我的頭髮分開，擦了一點油，把牠也梳得光光的。

在鏡子裏面現着兩個臉，她的頭和我的頭緊緊靠着，她望着我微笑，笑得非常溫柔。

「你叫我，你再叫我一聲媽媽呀！」她低聲在我耳邊說，聲音就像音樂般地好聽。

「媽媽！……我果真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好媽媽嗎？」我感動地說。

「小弟弟，我果真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兒子，我不曉得要多麼快活呵！……然而我今天也快活夠了，這許多年來，我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快活的。小弟弟，你也許不懂得，然而我今天的確是很快活的。」說到這里她的眼睛發亮了，我看見那眼角嵌着淚珠。

「你哭了？」我驚訝地對她說，我伸手要去給她揩拭眼淚，她突然捧起我的臉，就在臉上和嘴上接連親了幾下，過後，她把臉移開了，她的臉是紅紅的。我的心很快活。

「你看，你把我的臉都染紅了。」我指着胭脂的痕迹對她說，她微微一笑了一下，就取過一張濕毛巾給我揩拭了。

「好，我們出去罷，你叔叔恐怕就要來了。」她就把我放下來，叫我先走出去。她一個人在鏡奩面前耽擱一下，便去立櫃裏取衣服。我就先走出去了。

外面房間裏的顏色是灰暗的，我坐在籐椅裏等她。她出來了。先就扭燃電燈，屋裏突然明亮起來。她已經穿好了衣服，短襖和褲子的顏色配合得很好看。

「他這時候還沒有來？你餓了嗎？」她走出來就這樣問。

「不餓。」我簡單地回答。我就站起來。

「好，那麼就再等一會兒。你在這裏覺得有些不慣罷，不要怕，多玩一些時候也不要緊，你叔叔今天晚上一定會來接你回去的。」她說罷又在另一個磁罈子裏面取出了一些點心給我吃。

她握着我的一隻手膀慢慢兒在房間裏走了幾步，口裏念着：「我陪你玩什麼好呢？」
「好，我吹笛子給你聽罷！」她就搭了凳子，在牆上把笛子取了下來。她拿着笛子坐在藤椅上面叫我靠在她身邊，她開始吹起笛子來。

我不曉得她吹的是什麼調子，但那調子是有些悲哀的。我聽着笛聲，看着她的面容，不知道怎樣我竟然想哭了，我緊緊偎着她。

她吹完了一個調子，叔父還沒有來，她微微嘆了一口氣就把笛子橫放在膝上，她不住用柔軟的眼光看我的臉。

「要是你叔叔今天晚上不來接你，你就睡在這裏，好不好？你不怕嗎？」她沉默了半晌就帶笑地問我道。

「有你在這裏陪我，我是不怕的。」我直率到說。

「你真聰明，你真個就像我的小小弟弟。」她一把抱緊我，又撫摩我的頭髮，過了好一會兒，她忽然問我道：「你還想聽我彈琵琶嗎？」

我去看牆壁，琵琶高高地掛在那里，我不願意她站起來，我就說：「今晚上不要彈了，你就給我講故事罷。」我一面就把笛子拿在手裏玩弄。

「講故事？我好多年沒有講故事了，還是我和我的小小弟弟在一起的時候——現在我完全忘掉了。」她的聲音漸漸地改變了，她就連忙收住話，却低低嘆了一口氣。

「怎麼你也有小小弟弟？」我驚訝地問。

「是的，我也有一個，那時候就像你現在這樣年紀，面孔也有些和你相像。」她低聲說。

「那麼他現在在哪里？」

「我不曉得，我和你一樣地不曉得。」她的眼睛又在發亮了。

「怎麼，你不會曉得你自己的小小弟弟在哪里？」我不相信她的答話，但她的樣子是很誠實的，而且她淌了眼淚。

「是的。」

「那麼他死了罷。」

「我也不曉得。」她用悲苦的聲音說：「現在不要提他了，我另外給你講個故事罷。」她歇了半晌像在思索什麼，過後她就握着我的手開始說起來：

「有一個十六歲的年青人，他還有一個八歲的小弟弟。父親很早就死了，只有一個老母親。母親在一家公館裏做女工，十六歲的兒子就在那公館裏做小廝，弟弟也跟着哥哥一道住着，雖然窮苦一點，他們却也平靜地過活下去了。」

「有一天公館裏失掉了一件貴重的東西，別的人一口咬住那個年青人，硬冤枉他，說他把東西偷去了。他一張嘴不能夠分辯，他就被主人開除了，連他母親也被歇了事情。」

「這母子三個只得找了一間破房子住起來。母親找不到事情，兒子也找不到事情。偶爾母親還可以在外面找點破衣服來補，可以掙一點錢，但這也是有限得很。他們把一些可以當賣的東西都當賣了，兒子每天出去找事情，常常從早晨跑到晚上，沒有得着一個好消息或者一點錢。」

「有一天晚上他疲倦地回到家裏，看見弟弟躺在破床上呻吟，兩條腿血淋淋的。母親守在旁邊哭。他一問就曉得弟弟這天下午在一家店裏偷了兩個饅頭被人捉住把腿打得快斷了。他不過一個九歲，這許多天來都沒有吃過飽飯，纔去偷了饅頭。現在被打得這樣子給人家抬了回家來。」

「弟弟的腿是馬上就該醫治的，然而他們一家人連吃飯的錢也沒有呢！所以哥哥就更加努力地出去找錢，後來得了一個機會，就把自己賣給省城的一個戲班子，換了錢去給弟弟醫病，給母親吃飯。他自己自然不情願的，可是除了這個辦法，他就馬上找不到一筆較多的錢，所以他就只得跟着戲班子走了。他第一天拿了錢，第二天就不得不辭別了他母親和弟弟。他以後就再沒有和他們見過一面。

「到了省城，人家就叫他學演戲，演女角，因為他面貌生得很整齊。學戲的生活是很苦的，他不曉得挨了多少鞭子纔學得像一個女人。他穿女人的衣服，做女人的聲音，走女人的脚步，……他一舉一動都是挨了許多鞭子，淌了許多眼淚，流了許多血過後纔學出來的。

「在十八歲的那年他登台了。他漸漸地就成了名角，立刻就有許多大人老爺來包圍他。爲了要成名角，爲了要替人家掙錢，他不得不時時去敷衍別人，陪人睡覺，賣自己的皮肉，和娼妓簡直沒有兩樣。他自己是不能愛惜身子的，因為他的身子已經賣給戲班子了。

「他這樣子過了十多年。他已經給戲班子掙了不少的錢，但是自己却欠了一些債，而且年紀一天天大起來，不得不讓別的更年青更漂亮的新旦角出頭，大人老爺們也不大高興

來給他捧場了。那般人都去和別的新出名的旦角糾纏。他眼睜睜看着再過幾年就要去走許多老戲子走過的路。這時候却遇着一個做官的，那個做官的看上了他，就設法給他贖了身子。他滿心以為他從此可以脫離苦海了……——她當時的語句也許和這有些不同，因為如今我只能夠記那大意了。但我相信大意決不會和這有兩樣。

她說到這里就停了一下，從衣袋裏摸出一方手帕把眼淚揩拭了，因為在敘說的時候她淌了眼淚。

她的臉被悲哀籠罩着。沒有一點快活樣子。忽然她嘆一口氣，悲聲說：「那只是一場夢呵！」

「那個旦角以後又怎樣呢？你快告訴我。」我着急地問她，我很想知道這個故事的結局。

她苦笑了一下，她又把我的臉捧起親了親，然後放下。她用嘆息般的聲音說，「你看我現在過活得快活嗎？」

我茫然地望着她。我不懂得她的舉動，我不懂得她的話語：「那個旦角，我問的是你故事裏面的旦角呀！」

「那個人就是我。你還看不出我是你叔叔的什麼人嗎？」她說着這一次却笑了，但這

笑就和哭差不多。

我還是有些不了解，我疑心我聽錯了，她的話。她明明是個女人，一點也不像男子。

「怎麼，你是一個男人？」我惶惑地問。「我不信！你騙我！」

「是的，我是一個男人，」她起初點頭，說過後又自己否認道：

「我怎麼配稱作男人呢？只有你才配。你有福氣呀！從前在十六歲以前，我也是像你這樣，不過我是窮小廝罷了；可是志向却是很大，……然而如今一切都落了空。我完全成了一個女人，我不過是一個女人，……你叔叔的姨太太，不過他待我還算好，所以我也死心塌地跟了他；其實我不跟他又怎樣呢？我那身子是他贖出來的，跟着他究竟要比正戲班子裏面好得多。從前是許多人玩我，現在只給他一個人玩，而且他待我究竟很好，我現在完全靠他過活。你看這許多東西全都是他給我買的。」

她這個故事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真是做夢也想不到她是個男人，而且和我叔父有着這樣的關係。這事情如今看起來的確是太不尋常了，不過那時做小孩的我究竟還沒有多少生活經驗，還不能夠分辨事情什麼是尋常或不尋常，而且我也沒有功夫來驚奇她的故事，因為看見她的美麗的面孔上悲哀的表情，和沿着粉頰流下來的亮的淚珠，我覺得我的全

個心都被她拿去了。看見她的悲痛比在我自己悲痛時還更難受。小孩子是更容易被同情壓倒的，我完全忘記了自己，我就從她手中奪過了手帕，去給她揩拭眼淚，她默默地讓我做了。

「我那次和我弟弟分別時他就像你這樣的年紀，我記得他相貌也有些像你。」她又嘆息地說下去，「可是如今又過了十二三年了，我不曉得他是不是還活在這世上，我不曉得我母親是不是還活着……我進了戲班以後就沒有回過家鄉一次。我屢次託人去打聽，也都得不着他們一點消息，弟弟的兩腿怎樣了？母親身體怎樣了？這許多年來我時時刻刻自己問着這兩句話，可是永久得不着一個回答。近年來，我也漸漸地忘記了許多事情……自從跟了你叔叔以後，我就常常聽見他說起你。我要他把你的像片給我看，我看見你的像片就想起我的弟弟。我越看，越覺得你像他，就央求你叔叔把你給我帶來，直到今天我才有福氣見你。你看我還把你的像片掛在身邊呢！」說着她就從衣服裏面摸出一個橢圓形的金墜兒，這是繫在金練子上，套在頸項上，垂在胸前的。她把蓋子開了，那裏面果然嵌着一個孩子的像片，這是我的像，去年我和叔父在一處拍的，我站在叔父膝前。像片照得很好，而且把我照得比真實還更可愛，我的房間裏就掛着這張像片。

我呆呆地望着這像片，我把墜兒拿在手裏玩弄，許多我從來不曾有過的憂鬱的思想浮

現在腦裏，這些思想是一個小孩子所不應該有的思想。

「你不覺得我有些冒犯你嗎？我拿你來比我弟弟，我把你的像片掛在胸前。」她溫柔地低聲在我耳邊說。過了一會兒她又用捺住的悲苦的聲音說：「可憐我弟弟，他連一張像片也沒有，他沒給我留下一件東西做個紀念。」

她不能夠再忍耐下去了，她的悲痛就爆發出來，她一把抱住我，臉貼着我的臉，哀哀地低聲哭起來，她底身子像發寒顫地微微抖着。

我也陪着她哭了。我緊緊抱着她，我想安慰她，但我說不出別的話，我只是憐惜地喚着「媽媽」。

忽然她覺醒似地推開我，站起來說：「現在好像是你叔叔來了。」她用手帕給我揩了眼淚，一面說：「你不要把方纔的事情告訴你叔叔呀！」

「我不會的，我決不會告訴別人，」我點頭答應她說。

「好，你就坐在這裡玩，讓我到後房裏面去洗臉。」她親切地囑咐我。我這時看她的臉，脂粉已經凌亂了。

她走進後房以後在外面果然起了一些聲音，後來我聽見叔父的咳嗽聲，於是一個人揭了門簾進來，正是我的叔父。接着又進來那個僕人，他又對我暗地做了一個鬼臉。

「你在這里玩得好嗎？」叔父帶笑地問。

「是。」我站起來這樣簡短地答覆他，我就轉身慢步向後房走去，我怕被叔父看見我臉上還有淚痕。

我走進後房，看見她又在那里擦粉，但她馬上就完畢了。她對我微微一笑，低聲說：「你來，」就絞了一張濕毛巾，給我揩了一帕臉，然後牽了我的手走出去了。

她招呼了叔父，問他爲什麼來得這麼遲。叔父抱歉似地說了許多解釋的話，他說別人請他吃飯，他等着上了兩道菜就要走，但終於被人留住了走不脫，所以弄得這時候纔來；不過他並沒有吃許多菜，他留着空肚皮回來吃。

看見年老的叔父這樣小心地向她辯解，我不禁要失笑了，在這里的叔父和在家裏的叔父不像就是一個人；在這里的叔父似乎要年青多了。

於是那個小廝和叔父的僕人都進來，他們安放了吃飯的桌子和酒菜；我們就開始吃飯了。

一個小小的方桌放在屋中間，她和叔父對面坐着，我坐在另一方，靠她更近。她和叔父兩個慢慢兒喝酒，我一個人吃着飯。她喚我做「小弟弟」，她和我說話更多，照料我更周到。她常常用愛憐的眼光看我，我也常常看她。我看見她這時候樣子很快活；她是有說

有笑的，所以叔父不會猜到她先前流眼淚講故事的事情。我看見她快活，我心裏更高興。我當時並不奇怪爲什麼她先前那樣悲痛抱怨她的生活，如今又這樣快活地享受她的生活。因爲哭過後笑，笑過後哭，這在小孩是極平常的事情。只有在許多年以後的今日我想起這：我才明白她之所以成爲永久的玩偶，就是因爲這個脆弱的性格罷。

我們吃完飯，時候已經不早了，叔父叫僕人把我送回去。他說等一會，他就回家來。她現出了捨不得我的樣子，她把我送上轎。那時候她還在我耳邊溫柔地說着要我不要忘記她，要我時常到她這里去玩的話。我都一一答應了。我又喚她做「媽媽」，而且我也表現出留戀的樣子。

回到家裏我就被那僕人拿來開玩笑，他告訴我叔父今天晚上不回來，而且叔父常常在那里睡覺的；但如今我不再覺得奇怪了，而且我也沒有洩露出一句我和她今天做的事情。

從此我就有一個母親了，是的；我常常驕傲地想着我也有一個母親了。我常常到她那里去，在她那里我得了許多糖果，許多愛撫，許多鼓勵，許多溫暖；回來我就不覺得生活的寂寞和單調了。我也不再奶姨那個有着親媽的小廝了。

她使我知道許多事情，她又使我過了許多幸福的日子。我受着她的愛撫和照料，大約繼續有兩年多的時間。這兩年的生活對於我以後的發展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但是一個突然襲來的禍變就把她給我奪走了，這禍變就是叔父的死。

叔父一死，馬上就有許多親族出來料理他的喪事，處置他的遺產。我被他們監護着，貧教着，沒有一點自由。那個僕人也被他們開除了。沒有人帶我到她那里去，即使有人帶我去，我也沒出去的自由。那時候我不過是一個十多歲的小孩子，我還沒有反抗的能力，我也不知道反抗。

直到如今，許多年代又過去了。我已經從家庭的羈絆中解放出來，我有了相當的自由了。而且我已經長成一個強健的青年。我的話一個思想就是去尋找那個母親，找回她來和我一起過着從前那樣的幸福日子，讓我來回答她所給過我的那些溫暖。然而我從什麼地方去尋找她呢？不知道有許多次我走過她從前居住過的那一條街，我常常在那街上徘徊，但是那條街已經變成了寬廣的馬路，她從前住過的那一帶的公館也成了一排高大的洋房，那里正開設着熱鬧的洋貨店。

舊的生活被新的勢力掃蕩了。像她那樣的人在這時代顯然不會有生活的機會。但是她如今究竟怎樣了呢？她究竟跟着什麼人在生活呢？她究竟還活着，或是已經死亡？

這些問題並不是難回答的。我很知道像她那樣一生給人 玩偶的有着脆弱的性格的人是不應該活到現在，而且沒有機會活到現在。但是對於一個曾經做過我的母親的人的消滅

，我不能夠沒有一點憐惜和悲痛，而且一旦想到她的被不合理的制度折磨了一生的悲慘的命運，我又不能夠沒有一點憤怒和詛咒。

我知道她並不是唯一接受這命運的人，在她前面已經有過不少像她那樣的人，在她後面一定也會有不少像她那樣的人，因為不合理的制度是太殘酷了，而有着脆弱性格的人又是太多了。

我憐憫那些有着脆弱的性格的人，我詛咒那個不合理的制度。

爲了這個我還要生活下去。

民國三十年一月初版

實價國外幣加郵費

著名作家短篇小說集之二

巴 金 春 雨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巴 金

出版者 藝流書店

發行者 藝流書店

總經售 大陸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永樂里二〇四號
電話 九二七八二號

總經售處

上海山東路四馬路口
永樂里二〇四號

大陸書報社

42
7771 ft
11

777180

(11)